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七月

目 录

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两个基本派别

- 一、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
- 二、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11)
 - (一)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断定精神是第一性的,构成唯心主义阵营(11)
 - (二)绝大多数哲学家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不可知论者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16)
 - (三)在哲学上企图超出两个基本派别,那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21)
-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生、发展都有其阶级基础和认识根源(2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 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8)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50)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53)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	(58)

辩证唯物主义

一、物质和意识	(62)
(一)世界的物质性	(62)
世界统一于物质	(62)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65)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67)
唯心主义者攻击物质概念的反动本质	(70)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73)
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	(73)
物质的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	(76)
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78)
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82)
(三)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87)
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内运动	(87)
时间空间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89)
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90)
(四)物质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律性	(96)
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	(96)
人们能够认识、运用规律,但是不能创造、 消灭规律	(100)

对唯心主义否认客观规律性的批判·····	(105)
(五)意识的社会性·····	(106)
意识是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	(106)
社会实践是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09)
批判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 错误观点·····	(112)
(六)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117)
意识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	(117)
反映论同符号论是不能调和的·····	(120)
不可知论者否认意识有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	(121)
(七)意识的能动作用·····	(126)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 客观世界·····	(126)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抹杀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128)
二、实践和认识·····	(131)
(一)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基本的 观点·····	(131)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13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34)
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139)
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割裂认识和实践 的联系·····	(141)
(二)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 思维到实践是认识的辩证途径·····	(147)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147)
理性认识更深刻更正确地反映着客观现实·····	(150)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	(153)
批判“经验论”和“唯理论”·····	(155)
理论来自实践,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162)
(三)认识是在无穷无尽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167)
认识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	(167)
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	(168)
认识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	(170)
(四)真理的发展过程·····	(173)
真理是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	(173)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179)
真理的阶级性·····	(185)
真理的发展规律·····	(188)
批判相对主义,批判“终极真理”·····	(190)
(五)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97)
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	
在于改造世界·····	(197)
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199)
(六)批判唯心论先验论·····	(202)
三、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科学·····	(207)
(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一致的·····	(207)
(二)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	(214)
(三)唯物辩证法是现实发展的反映,唯心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	(219)

(四)认识史上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224)
四、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237)
(一)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	(237)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237)
批判矛盾融合论	(240)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243)
任何事物都处于矛盾的关系之中	(243)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	
活的灵魂	(249)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253)
(三)主要的矛盾方面	(257)
必须抓住主要环节	(257)
应该把握统一体的主要方面	(260)
(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261)
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	(261)
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264)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269)
(五)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	(271)
(六)对诡辩论和折衷主义的批判	(272)
五、唯物辩证法的要素、规律和范畴	(282)
(一)辩证法的要素	(282)
(二)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必然联系	(284)
(三)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	
网上纽结	(289)

(四)量和质	(294)
事物是质和量的统一.....	(294)
量和质的互相转化.....	(298)
批判“庸俗进化论”和“激变论”.....	(307)
(五)肯定和否定	(310)
肯定事物中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因素，	
否定中继承了事物的积极因素.....	(310)
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316)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322)
(六)现象和本质	(324)
(七)原因和结果	(328)
(八)形式和内容	(335)
(九)偶然性和必然性	(339)
(十)必然和自由	(344)
(十一)可能性和现实性.....	(348)
(十二)局部和全局	(351)

历史唯物主义

一、两种对立的社会历史观	(358)
(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动的	
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	
去寻找	(358)
(二)历史唯心主义主张从人们的头脑中去	
寻找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	(367)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371)
(一)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371)
(二)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376)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378)
(一)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378)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 精神	(383)
(三)天才史观是一种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 枷锁	(389)
四、社会基本矛盾	(397)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397)
生产力是生产发展中最活动、最革命的 因素	(397)
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 作用	(400)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40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405)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413)
(三)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表现 为阶级矛盾	(417)
随着阶级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就表现为 阶级矛盾	(417)
“唯生产力论”的要害是否认阶级矛盾,反对 社会变革	(421)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425)
五、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	(427)
(一)阶级·····	(427)
阶级是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而	
划分的不同的社会集团·····	(427)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	
阶段相联系·····	(429)
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	(435)
批判人性论·····	(436)
(二)阶级斗争·····	(444)
全部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444)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445)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448)
阶级调和论是中庸之道的表现·····	(454)
(三)国家·····	(458)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	
机器·····	(458)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462)
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464)
所谓“人民国家”、“全民政权”完全是机会	
主义的口号·····	(468)
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474)
(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474)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474)
“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内容·····	(477)
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化·····	(480)

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482)
(二)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最高形式·····	(486)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	(486)
暴力革命是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	(489)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政权,必须打碎、	
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496)
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最后胜利是确定无疑的·····	(499)
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是马克思主义与	
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	(504)
(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	(511)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整整一个	
历史时代·····	(511)
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	
矛盾·····	(514)
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存在着复辟和遭受	
侵袭的危险·····	(518)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到	
共产主义的过渡·····	(525)
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政权·····	(533)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540)
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549)
机会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认过渡时期的	
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560)
七、无产阶级政党和路线斗争·····	(566)

- (一)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566)
 - 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566)
 - 党必须领导一切……………(572)
 - 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和群众的活的联系……………(575)
 - 党要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培养接班人……………(578)
- (二)共产党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585)
 - 党需要最有经验和极高威信的革命领袖……………(585)
 - 党的领袖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586)
 - 党要坚决保卫革命领袖,驱逐修正主义的变节领袖……………(591)
- (三)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594)
 - 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594)
 -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597)
 - 修正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604)
 -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613)
- (四)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619)
 -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619)
 -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623)
 -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629)

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

一、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组织，它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①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5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2页。

① 指资产阶级手下的和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编者注

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儒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把”工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7—378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8—379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0页。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认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5页。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终究要被折断。路标派帮助先进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变相的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60页。

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的儿子即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

成就的著作家混为一谈——对现今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实际上大多数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的话所作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作，是因为他们不敢正视真理。只要稍微想一想现代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锋利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占绝大多数的时髦哲学流派，从那些和锰的发现有关的哲学流派起，到那些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4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9页。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

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逢迎而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2—36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6页。

看一看这位^①具有不调和的党性的唯心主义者（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怎样向物理学家说明走这一条或那一条认识论路线究竟是什么意思，会得益不少。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9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2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页。

像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

^① 指德国唯心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编者注

教授们的虚构和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1页。

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清楚地道出内在论者的真相。

事实上，内在论者是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信仰主义的公开说教者，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公开地用自己的理论性最强的认识论著作来捍卫宗教，替这种或那种中世纪思想辩护。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15—21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0页。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中实践的终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青年黑格尔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7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1—312页。

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
页。

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卷，第121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的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不揣冒昧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个情况和看法：（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别”有“真正的现实的联系”，不然这个派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不成其为派别了。只有主张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鼠目寸光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末在俄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更加突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象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

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整顿”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这种“整顿”姗姗来迟，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最近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以后才开始进行，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准备好进行这种哲学“整顿”，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待辩证唯物主义去“处理”。在这方面，“我们的”(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只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6)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称为拜神杜马。他在这方面，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58—60页。

二、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

(一) 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断定精神是第一性的，构成唯心主义阵营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

种学派。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派”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差别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种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96—9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94—95页。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 and 唯心主义者。……认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2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21页。

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

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实际上仍然在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4页。

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页。

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任何狡辩、任何诡辩（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狡辩和诡辩）都不能抹杀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象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象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末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

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物质的运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波格丹诺夫写道：“代换的领域是和物理现象的领域相合的，用不着以任何东西代换心理现象，因为它们是直接的复合。”

这就是唯心主义，因为心理的东西，即意识、表象、感觉等等，被认为是直接的东西，而物理的东西是从其中引出来的，是代换它的。费希特说，世界是我们的自我所创造的非我。黑格尔说，世界是绝对观念。叔本华说，世界是意志。内在论者雷姆克说，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内在论者舒佩说，存在是意识。波格丹诺夫说，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些不同的说法所包含的相同的唯心主义实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8—239页。

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6—637页。

第 111 页[586]……《我认为……在哲学上……

感性的东西是第一的，但不是仅仅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是指应该超过其界限的东西而言，这里所说的第一是指非派生的东西而言，是指依靠自身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而言。》

感性的东西 = 第一的、自己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57 页。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0 页。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87 页。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既根本否定二元论，也根本否定唯心主义。当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的形式，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彼此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

的。这样，所谓二元论就根本倒台了。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的发展。统一而不可分的生活也表现在观念的和物质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生活的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元论。

斯大林：《附录：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51页。

自然科学坚决地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心主义的排除（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因而精神是第一性的，“环境”和“自我”只是处在同一些“要素复合”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排除“精神肉体二元论”的方法之外，如果不算折衷主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糊涂的混合，就不可能有第三种方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84页。

（二）绝大多数哲学家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不可知论者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

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事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觉或器官，他就能认识自然界更多的属性或事物。在外部世界中，不论在无机界或有机界中，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够的感官。》（第168页）[632—633]

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他能否发现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呢？不能。

这对于反对不可知论是重要的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64页。

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互相在统一性中存在着。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6页。

每一个个别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表明，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人完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但是永远不能够彻底地认识它们。我们不知道气象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气候的奴隶。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必然性，我们却知道它是存在的。这种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它同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种知识同出一源，就是说，从我们知识的发展中得来的。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转化为不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页。

恩格斯把休谟和康德的信奉者们放在这两者之间，称他们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路·费尔巴哈》中，恩格斯只是对休谟的信徒（就是那些被弗雷塞称为“实证论者”而他们也喜欢以此自称的人们）使用了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就公开讲到“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的观点，把新康德主义看作不可知论的变种。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21页。

我们唯物主义者，象恩格斯一样，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作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作为我们感觉泉源的客观实在。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在希腊文里 α 是不的意思，gnosis 是知识的意思。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我宣布，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可知论者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宽容有关鬼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6—12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6页。

不可知论(来自希腊文，《 α 》是不的意思，《гносис》是知识的意思)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动摇的。康德(康德主义者)、休谟(实证论者、实在论者等等)的拥护者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恩格斯把哪两条哲学路线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模写，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如果用贝克莱所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自在客体”)，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这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谈到的那个争论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连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都不容许，宣称我们根本不能

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4页。

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7页。

“直接感知的东西”和“实际感知的东西”这类字眼是马赫主义者、内在论者以及哲学上其他反动分子的糊涂话，是不可知论者（在马赫那里有时又是唯心主义者）用以伪装唯物主义者的假面具。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外部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感觉，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实际感知的”也是感觉，但不可知论者既没有进一步唯物地承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没有进一步唯心地承认世界是我们的感觉。……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在的存在是在人的“感性知觉”、印象和表象的界限之外的，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超出这些知觉的界限是不可能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9—11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8页。

恩格斯公开地明白地说过：他和不可知论者的区分不仅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模写的正确性，而且还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能否说物本身，能否“确实地”知道物的存在。巴札罗夫为什么要偷天换日呢？就是为了蒙蔽和搅混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所说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

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不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作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感觉给我们提供的模写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上，尽管看法各有不同，却仍然可以作一个唯物主义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1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在两者之间有各色各样的不可知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7页。

(三) 在哲学上企图超出两个基本派别， 那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

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此外,不可知论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验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验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204页。

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361页。

我们的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①,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äser)

① 这又是一个欠妥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列宁注

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①，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性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②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烂泥，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6—34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9页。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通过“要素”这个字眼悄悄地偷运唯物主义，这个字眼仿佛可以把他们的理论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中拯救出来，似乎容许他们承认心理的东西依赖于视网膜、神经等等，而物理的东西则不依赖于人的机体。事实上，玩弄“要素”这个字眼，显然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因为唯物主义者在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著作时，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要素”是什么呢？以为造出一个新字眼就可以躲开哲学上的基本派别，那真是小孩子的想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5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45页。

当马赫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是贝克莱主义者。当

① 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列宁注

② 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论文集》1903年版第135页。——列宁注

马赫“修正”说，“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在自己的哲学上出不了这两条路线，只有极端天真的人才会轻信这个糊涂虫的话，以为他真的“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4页。

不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卖弄什么“新”名称，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0—191页。

总结：马赫主义者用来作为其体系的基础的“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蔽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现在它又被阿芬那留斯之流用来为其往返于唯心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立场之间的折衷主义服务。这个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只是表现着被恩格斯十分鲜明地揭示出的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2页。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6—227页。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生、发展 都有其阶级基础和认识根源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

①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发现了这种情形。——恩格斯注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6页。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①。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6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就被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象在《创世记》中一样），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它说来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的碎片（*ἀπόσπασμα αἰθέρος*）”……，冷的以太是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水气。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8页。

① 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原编者注

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1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1页。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的确，这种循环在实验上的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确立了的的东西来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了。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一百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还不足五十年，而差不多一切生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那末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能够没有

缺陷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0—371页。

当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并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容易。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而这是如何地困难，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9—350页。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

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0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8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第672页。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①学说，不仅震动了中等阶级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宣布自己是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而跟适合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大大不同。随着霍布斯，它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者登上了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强壮而心怀恶意

① 在德译文中，在“新的”后面加有：“无神论的”。——原编者注

的小伙子，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可见，唯物主义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于是，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1—352页。

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

伏尔泰指出，18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扬逊派^①的争论的漠不关心，与其说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成的。而实际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

① 扬逊派（由荷兰神学家扬逊的名字而来）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徒中的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反映了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对正统天主教的封建思想的不满情绪。——原编者注

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

在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①的统治下空谈成风，在此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

^① 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他们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大学中开设很多讲座，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较激进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的学说。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他的帝国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原编者注

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表示效忠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1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9—530页。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妄想,这种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迄今

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2页。

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520页。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6—517页。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念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

注意 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这个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

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6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412页。

〔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桌子、椅子和桌子观念、椅子观念,世界和世界观念(神),物和“本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地球和太阳、整个自然界的联系——以及规律、λόγος^①、神。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

注意
注意

一般的“房屋”和个别的房屋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

① 逻各斯。——原编者注

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反过来说,否认幻想也在最精确的科学中起作用,那是荒谬的;参看皮萨列夫论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0—421页。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

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 1843 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43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5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企图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明白了解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竭力攻击的对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43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55 页。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7页。

从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渡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他们常常从这一点出发来判断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的命运。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断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和它们的倾向，也常常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常常根据当时的革命时期来评价以后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730页。《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

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4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页。

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工人运动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展开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51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65页。

……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4页。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7页。

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
选集》第2卷,第441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

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所感到兴趣的就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向前的运动，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进运动。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

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8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5—6页。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把这一切除开之后，还剩下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8页。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29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

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问题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39页。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

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19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248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分繁杂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

(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123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6页。

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

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完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这部著作^①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① 指《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5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9页。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的和德国十九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6页。

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186页。

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8页。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页。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

362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2页。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

无论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政党的一切党团，都将欢迎这部书^①，把它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的最重要的论据。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6—237页。

① 指《资本论》。——编者注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①的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5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8页。

①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现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誰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列宁注

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新的丰富经验的光辉照耀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我们了解当前事变的全部规律性。它将帮助为铲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坚定地顺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可靠地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

列宁：《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8卷，第455页。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55页。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0页。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

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页。

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基本论点：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6—35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象以前那样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的垃圾般的新体系清除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4—34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7页。

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形

式式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至多是“把当众逐出的唯物主义羞答答地从后门放进来”。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4页。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辩证唯物主义

一、物质和意识

(一) 世界的物质性

世界统一于物质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

在这里略谈一下“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适宜的。在这个问题上,尤什凯维奇先生千百次明显地表现出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造成的那种极端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反驳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时说道,“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三两句骗人的话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尤什凯维奇先生引用了这一段话并“加以反驳”,“这里首先不明白的是:‘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挺有意思吗？这个人公开乱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的是声明自己“不明白”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恩格斯以杜林为例指出，稍微彻底一点的哲学，都会或者从思维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那样它就毫无力量反对唯灵论和信仰主义（《反杜林论》第30页），它的论据也必然会是一些骗人的话，或者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并且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6—177页。

……《自然界是有形体的、物质的、感性的》……（第201页）[665]

	自然界是
	物质的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65页。

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末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4页。

第116页 [590]——费尔巴哈对于别人说他没有给自然界下定义的指责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所理解的自然界是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人把这些东西当做非人的东西而和自己区别开来……或者具体地说，不

可见，自然界 = 超自然的東西以外的一切

事物。费尔巴哈是杰出的，但不深刻。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管有神论信仰的超自然的暗示怎样，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对象而直接地感性地表现出来的。自然界就是光、电、磁性、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这里所说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活动着的存在物)，我所理解的《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模糊的和神学上的东西》(上面所讲的和斯宾诺莎不同)。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58—59页。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因此，存在的统一性，关于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说说他个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6页。

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9页。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智慧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即我们智慧的产物)。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7页。

……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7页。

霍夫曼的书^①已经读过。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大进步。作为物质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畴,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它并不结束这个系

^① 奥·威·霍夫曼《现代化学通论》。——原编者注

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虽然霍夫曼先生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回到旧观念中去,说什么存在着真正不可分割的原子。总起来看,这部书中所证实的科学的进步的确是极其巨大的,肖莱马说,这种革命还每天都在进行,所以人们每天都可以期待新的变革。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化学,物理东西的抽象的可分性,恶无限性——原子论。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产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检验),以及最后,各种自然力的一同性及其相互转化,而这种相互转化把范畴的一切固定性都结束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546页。

物质的可分性。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在化学中,可分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了这个界限,物体便再不能起化学作用了——原子,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同样,在物理学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某种——对物理学的观察来说——最小的粒子,它们的排列制约着物体的形式和内聚力,它们的振动表现为热等等。但是,物理学上的分子和化学上的分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黑格尔很容易地把这个可分性问题对付过去了,因为他说:物质既是两者,即可分的和连续的,同时又不是两者^①,这不是什么答案,但

^① 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册第2篇第1章关于康德的时间、空间、物质不可分和无限可分的二律背反那一个注释。——原编者注

现在差不多已被证明了(见第5张第3页下端,克劳胥斯)。^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8页。

第158—159页[147],……《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不是它们的外在的并列,也不是不适合的、与它们的规定相对立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联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分开的和对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因而也是不相容的,——相反地,这个统一中每一个的自身都是这种统一,每一个只是自身的扬弃,而且无论哪一个对另外一个而言都没有自在的存在和肯定的现有的存在的优越性。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限性只不过是自身的超出,因此,在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即有限性自身的他者》……

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34—3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4—115页。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8页。

^① 恩格斯援引札记《气体运动说》,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这篇札记位于第5张对折页稿纸的第3页的末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0页)。

——原编者注

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5页。

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量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599页。

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或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实物、物质

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9页。

人们想把神设想为在我们之外的存在物。但是难道这就是不承认感性存在的真理吗？（也就是）《不承认在感性存在以外没有任何存在吗？难道除了感性以外，我们还有在我们以外的、不以思维为转移的存在的其他标志和其他准绳吗？》（第148页）〔618〕

在我们之外的存在 = 不以思维为转移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61页。

象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有人对我们说：马赫“发现了”红、绿、硬、软、响、长等等“世界的要素”。我们要问，当人看见红，感觉到硬等等的时候，人感知的是不是客观实在呢？这个老而又老的哲学问题被马赫搞乱了。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不是客观实在，那末你们就必然和马赫一起陷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你们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内在论者即哲学上的缅甸科夫派的拥抱。如果

你们认为人感知的是客观实在，那末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它就是物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7—128页。

……物质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6页。

唯心主义者攻击物质概念的反动本质

他们的其次一个“新”思想是：“物质”或“实体”的概念是旧的非批判观点的残余。你们看到了没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使分析更深刻了，把这些“绝对者”、“不变的实质”等等消除了。你们只要看一看贝克莱的著作，查考一下这类说法的出处，就会看得出这类说法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虚构。贝克莱十分肯定地说，物质是《nonentity》（不存在的实质）（第68节），物质

是无(第80节)。贝克莱嘲笑唯物主义者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别人使用‘无’这个词的意思上使用‘物质’一词”。(前引书第196—197页)贝克莱说，起初人们相信颜色、气味等等“是确实存在的”，后来抛弃了这种见解，承认他们只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那些旧的错误概念没有彻底消除，其残余就是“实体”这个概念(第73节)，也就是贝克莱主教在1710年彻底揭露的那种“偏见”(第195页)！1908年在我们这里竟有这样一些滑稽人物，他们认真地相信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马赫之流，以为只是“最新的实证论”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才彻底消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页。

贝克莱说：“物质或未被感知的物的存在不仅是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是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依据的原则。”(第94节)

在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从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的“荒谬”学说中得出的“有害”结论，这些结论迫使贝克莱主教不仅从理论上驳斥这个学说，而且把这个学说的信奉者当作敌人大肆攻击。他说：“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一切渎神体系是建立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物质的实体对于各时代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朋友，这是用不着说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因此，我们不必特别注意无神论者的个别的支派末流的荒谬学说。”(前引书第92节第203—204页)

“物质只要被逐出自然界，就会带走很多怀疑论的和渎神的体系，带走无数的争论和纠缠不清的问题[马赫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思维经济原则”]！1876年阿芬那留斯发现的“哲学——按

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经常感到烦恼。物质使人类白费了那么多的劳动，所以即使我们提出来反驳物质的那些论据被认为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而我则认为它们是十分清楚的），我还是相信，真理、和平和宗教的一切友人都有理由希望这些论据被认为是充分有力的。”（第96节）

贝克莱主教在直爽地议论，愚蠢地议论！现在，同样的一些主张把“物质”“经济地”赶出哲学的思想却具有狡猾得多的、被“新”术语弄得更混乱得多的形式，使得幼稚的人把这些思想当作“最新的”哲学！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2—2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16页。

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自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触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着重号是贝克莱加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察出缺少了它……无神论者的确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的不信神的根据……”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页。

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

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求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这个正确地表达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的思想，我们以后在谈到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时还会碰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18页。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运动的物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9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4页。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

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页。

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关于不在运动着的物体，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页。

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4页。

……《本质中的变异，即本质的反思运动，因此就是一种从无到无、从而回到自己本身的运动》……（第15页）[467]

这是机智而深刻的。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的运动,倒是没有的。运动总得是从什么东西开始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5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8页。

我们所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由此可见,物质没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页。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

物质的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

运动和平衡。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① 在天体的运动中是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相对的运动,即这里在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都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在太阳上只有整个质量的平衡,而没有个别实物的平衡,或者,如果有,也只是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别所决定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恒的运动和波动,分解。在月球上似乎是绝对的平衡占了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交替;个别运动趋向于平衡,而整体运动又破坏个别的平衡。岩石进入了静止状态,但是风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情景。最后,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590页。

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付苦药。这确实是显著的矛盾,而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但是这总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一个可以由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算出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地落下,从斜面滚

① 在页边上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原编者注

下,绕轴旋转——随便加以利用的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而装上了子弹的枪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对辩证的观点来说,这一切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8页。

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热、电流或磁流这些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绝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去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去经历化学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

“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间断性(Kontinuität)和“点截性”(=不间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

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他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页。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然而运动只是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个地方的与之相当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个方面会逐渐胜过另一个方面,于是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运动和一切排斥运动,一定是互相平衡的。因此,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一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有一个吸引运动,就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当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一样;或者如古代哲学在力的守恒或能量守恒定律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以前很久所说的,宇宙中一切吸

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0页。

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页。

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的,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移动。运动形式愈高级,这种位置移动就愈微小。位置移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性质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首先必须研究位置移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4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409页。

机械运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和机械运动,和位置移动相等的。这是从化学产生前的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并且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应用到物质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由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

“强烈地倾向于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这些变形”(第16页)

这样就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高级的运动形式并非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

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些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这些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发现热是一种分子运动，这是划时代的。但是，如果我除了说热是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之外再也知道说些别的什么，那末我还不如闭口不谈为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页。

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这个命题中，宇宙永远保存着同量的运动。自然科学家把这一点表达为“力的不灭”，这是不全面的。笛卡儿仅仅用量去表达也同样是不充分的；作为物质的本

质表现、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运动本身，和物质自身一样，是不灭的，这里包括量的方面。这就是说，在这里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在两百年之后才被自然科学家所证实。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8—589页。

格罗夫——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变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这么多的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8—369页。

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和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无限存在的整个时期只有唯一的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和它的永恒性比较起来只是无限短的时间内，有可能分化自己的运动，从而展开这个运动的全部丰富内容，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只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是主张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一种物质，如果它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虽然也带有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

化学作用、生命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这些条件，那末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它失去了使自己转变为它所应当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能力，那末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9—4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6—377页。

当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大概有许许多多为我们感官所不能觉察到的运动形式的时候，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成我们能觉察到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9页。

形成我们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然地、但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7页。

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

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5页。

哲学唯心主义利用新物理学或由新物理学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这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种类的实物和力(即新种类的物质和运动),而是由于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对这种企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作实质性的分析。对恩格斯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的论断,他们又不愿意去反驳。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0页。

唯心主义者也不想否认世界是运动,就是说,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觉的运动。至于什么在运动,唯心主义者拒绝回答,并认为这是荒谬的问题。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仅此而已。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运动着”——这就够了。再想象不出比这更“经济的”思维了。如果唯我论者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末,任何证明、任何三段论法和任何定义都驳不倒他。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等于使思维和客观实在分离,使我的感

觉和外部世界分离，也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3页。

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的唯心主义尝试的泉源，这种尝试是由于以前认为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的分解和从来没见过的物质运动形式的发现而产生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9页。

电被宣称为唯心主义的合作者，因为它破坏了旧的物质构造理论，分解了原子，发现了新的物质运动形式，而这些新形式极不同于旧形式，也从来没有被人考察和研究过，真是不同寻常，“奇妙非凡”，以致可以把自然界解释为非物质的（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运动。我们对无限小物质粒子的知识的昨天的界限消失了，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物质也消失了（但思想仍然存在）。每一个物理学家和每一个工程师都知道电是（物质的）运动，可是谁也弄不清楚什么东西在运动，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可以用下面这个“经济”得诱人的建议欺骗没有哲学修养的人们：让我们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9—29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9页。

至于说到华德的认识论中同“新”物理学有关系的其他各点，还必须提一下他反对物质的坚决斗争。华德在嘲笑假说太多而且相互矛盾的时候反问道：什么是物质？什么是能量？是一种以太还是几种以太？或者是某种被人们任意地加上了未必有的新质的新的“理想液体”？华德的结论是：“除了运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确定的东西。热是运动的形态，弹性是运动的形态，光和磁也是运动的形态。正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甚至质量本身归根到底也是某种东西的运动形态，这种东西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或气体，它自身既不是物体，也不是物体的混合物，它不是现象的，也不应当是本体的，它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用语加于其上的真正的apeiron[希腊哲学的用语=无限者、无尽者]。”(第1卷第140页)

这个唯灵论者是始终如一的，他把运动和物质割裂开来。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转化为不是具有不变质量的物体那种东西的运动，转化为一种在未知以太中的未知的电的未知电荷的运动，——这种在实验室和工厂里发生的物质转化的辩证法，在唯心主义者看来（正如在广大的公众以及在马赫主义者看来一样），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确证，而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专门（professed）解释世界的力学理论，由于力学的物理学本身的进步而遭到致命的打击……”(第143页)我们回答道，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力学反映这一物质的缓慢运动的规律，电磁理论反映这一物质的迅速运动的规律……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6—297页。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没有从严格的静到动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悟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的矛盾在这里挡着他的

路。对他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他既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他本人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133页。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关于这个对立的一切不可救药的奇谈怪论都该收场了,因为我们从经验和理论都知道:物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带入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参看
切尔诺夫对恩
格斯的反驳

……《当我们一般地谈论运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说的,物体在一个地方,然后向另外一个地方转移。既然物体是在运动,那末它就不再在第一个地方,但也不在第二个地方,如果它在第一个地方或第二个地方,那它就是静止的。如果说它在两个地方之间,那就等于没有说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同样的困难还是存在着。而运动则意味着物体在一个地方同时又不在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间和时间的不间断性,——正是它才使运动成为可能。》(第321—322页[241])

注意
对!

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切尔诺夫附和着反对黑格尔的一切“形而上学者”而重复的反驳（参看他的“哲学论文集”）。

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没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它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搁置起来。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4—285页。

（三）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内运动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7页。

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

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76—17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9页。

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7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9页。

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首先就和康德主义不同。康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唯心主义方面的，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稍微彻底一些的思想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根本的分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7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8页。

如果不坚决而肯定地承认我们的发展着的时空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承认它们在这里也和在一一般场合一样接近于客观真理，那末就不可能把敌视一切信仰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到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7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0页。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马赫只是在这两种解答之间无所适从。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2页。

时间空间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总是开头就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页。

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页。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的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具有时间

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只是被扬弃了的、虽然是本质的、但不是占优势的因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0页。

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就是德莱柏的反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8页。

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1页。

① “无限空间内的无数宇宙导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连续更替的观念。”（德莱柏《欧洲智力发展史》第2卷第[325]页）

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实的萌芽,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页。

……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在这里,即在时间的概念中(而不是在表象对思维的关系中)。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6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6页。

恩格斯在揭发不彻底的糊涂的唯物主义者杜林时,抓住他的地方正是:他只谈时间概念的变化(这对于各种极不相同的哲学派别中的比较大的现代哲学家来说是无可争辩的问题),躲躲闪闪地不明确回答下面的问题:空间或时间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我们的相对的时空观念是不是接近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或者它们只是发展着的、组织起来的、协调起来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这就是而且唯有这才是真正划分根本哲学派别的认识论基本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9页。

恩格斯曾经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论上就是糊涂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8—179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1页。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测度时间,因为在测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测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十分纯粹的、和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東西的混入分离的时间概念,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第一次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页。

既然杜林不承认,至少不是明确地承认(因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 是动摇的、糊涂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滚到“终极原因”和“第一次推动”中去,因为他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如果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末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拥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0—181页。

现在看一看“最新实证论”有关这个问题的“学说”吧!在马赫的著作里,我们读到,“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者调整了的,„wohlgeordnete)体系。”(《力学》德文第3版第498页)这

是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谬论，它是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是空间和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这就是从马赫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马赫感到自己要滚入唯心主义了，于是就“抵抗”，提出一大堆保留条件，并且象杜林一样使问题淹没在关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等等冗长的议论中（着重参看《认识和谬误》）。但是，这没有挽救他，而且也挽救不了他，因为只有承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才能真正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这是马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的。他根据相对主义的原理建立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论，仅此而已。实质上，这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9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1页。

如果空间概念是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然而它不是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的反映，那末马赫的理论仍旧是唯心主义的。在人和人的经验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于以百万年计算的时间中，这一点就证明这种唯心主义理论是荒谬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9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2页。

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这种天真的说法使马赫露出了马脚！首先，说唯心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批判这种观点，是不确实的，马赫只是忽视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他回避直率而清楚地叙述这两种观点。其次，马赫承认他所反驳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实质上也就是承认它们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东西怎么能够在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无害的呢？马赫曾经向之递送秋波的实践标准到哪儿去了？唯物主义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之所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自然科学没有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没有超出物质世界的界限，而把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这件事让给反动哲学的教授们去作了。这种“无害”也就是正确。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0—18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3页。

“有害的”是马赫对空间和时间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第一、它向信仰主义敞开了大门；第二、它引诱马赫本人作出反动的结论。例如，马赫在1872年写道：“不必去设想化学元素是在三维空间中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3页。

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那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三十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马赫及其伙伴们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却是对信仰主义的“有害的”投降。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5页。

为要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而且我们这样得到的是六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中的六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空间的通常的三度为满足的高斯所表现的数学神秘主义

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页。

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和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正日益适应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它们。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9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1页。

巴札罗夫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糊涂，他把人类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具有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内，僧侣们所创造的、为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9页。

《虽然……人从空间性的和时间性的事物中抽引出空间和时间，但他还是把空间和时间当做这些事物的前提，当做这些事物存在的最初的原因和条件。所以，人以为世界，即一切现实事物的总和、物质、世界的内容，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产生的。甚至黑格尔也认为物质不仅在空间和时间中产生，而且从空间和时间中产生》

^① 指的是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度空间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原编者注

在时间性事物之外的时间 = 神

……(第 150 页)[621]《还不能理解的是：从时间性事物中分离出来的时间为什么不能和神等同起来。》(第 151 页)[621]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62 页。

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87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90 页。

(四) 物质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律性

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

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4 页。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6 页。

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够反映这个规律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70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72 页。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意识到自身和

自然界的生物的生命的时间，正如生命和自我意识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狭小短促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百万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造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无数的有机物一定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在一个短时间内找到适于生活的条件，然后又残酷地被消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1—4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8—379页。

在第56页(第2卷)上，拉萨尔引用了一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话[摘自 Clemens Al. Stomatata 第5卷第14章]，把这段引文直译出来就是：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注意

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页。

注意

(第60页)[50]……《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

(1) 天——自然界——精神。打倒天,唯物主义。

(2) 一切都是经过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23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

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在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路线,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流派。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5—15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6页。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水在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间是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标准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有对于地球,或者对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同样的氧和氮混合的大气以及等量地蒸发和凝结水蒸汽的天体,才是如此。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汽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建立的。太阳、恒星、星云、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圈最外部暂时有效,而在这些化合物接近太阳时便又分解了。太阳的化学仅仅是在产生中,而且必然和地球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推翻地球的化学,但是站在它外面。在星云上面,或许甚至没有六十五种本身就可能是化合物的元素。因此,如果我们想谈谈那些同样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末剩给我们的就只有重量,也许还有能量转化说的最一般的公式,或者如通常所说的热之唯动说。但是,如果把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末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中一个跟一个地发生的变化历史表现,因而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式)来支配的历史,而这样一来,只有运动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8—5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1—582页。

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不得不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到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达。由于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给它提供新的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是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在普遍性方面：——其中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这个规律是不可能再扩大了，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8页。

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奴隶制都是不起作用的，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恩格斯：《致弗·阿·朗格（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9—470页。

人们能够认识、运用规律，但是不能创造、消灭规律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

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 and 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4—305页。

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地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页。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195页。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页。

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着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社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页。

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页。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3页。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4页。

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页。

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页。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

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规律,“改造”经济规律。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找出头绪来。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8—69页。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

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1—2页。

对唯心主义否认客观规律性的批判

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9页。

休谟和康德在因果性理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种唯心主义的结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6页。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3页。

恩格斯在他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规律、外部自然界的

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说,承认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叫作“形而上学”的一切东西。如果卢那察尔斯基愿意好好地想一想恩格斯的“惊人的”论述,就不可能不看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后者否认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宣称它只是“逻辑的”规律性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3页。

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6页。

(五) 意识的社会性

意识是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9页。

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象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70—7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66—67页。

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即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5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44—45页。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那末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末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9页。

(一) 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他在人出现以前、在任何“人们的经验”产生以前老早就已存在;(二) 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8页。

同时,马克思也否定唯心主义。认为观念和一般精神方面的发展仿佛是先于自然和一般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机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原形质)是没有任何意识(观念)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附录》,《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51页。

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7页。

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明显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页。

机械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是如此)摆脱不了抽象的必然性,因而也摆脱不了偶然性。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处是一步一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这是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发生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0—551页。

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8页。

社会实践是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

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页。

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4页。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页。

人也具有“意识”^①。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

-
- ① 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和人们的意识一样,也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原编者注
-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原编者注

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具体说来,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批判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 关于意识的错误观点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

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页。

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5页。

有些人说,在“自然”和“社会生活”出现以前就有世界观念,以后这种世界观念成了它们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发展的外在形式或简单表现。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7页。

特色！

意识的运动，《有如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本质的本性(Natur der reinen Wesenheiten)为基础的”。

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84页。

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生活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4页。

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例如，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观念、抽象的观念、绝对观念，却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感觉，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感觉，却是胡说、僵死的抽象概念、唯心主义的谬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7页。

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

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页。

阿芬那留斯不仅反驳唯物主义的论点，而且创造了整套的“理论”来推翻这个论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里说：“我们的头脑不是思维的住所、座位、创造者，也不是思维的工具或器官，承担者或基质等等。”……“思维不是头脑的居住者或主人，不是头脑的一半或一面等等，思维也不是头脑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头脑的生理机能或一般状态。”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里同样断然地说：“表象”“不是头脑的（生理的、心理的、心理物理的）机能”。感觉不是“头脑的心理机能”。

可见，阿芬那留斯认为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如果我们读一读恩格斯的著作，就立刻会看到与此完全相反的明确的唯物主义论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道：“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这个思想在这部著作里重复了许多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可以看到下述的费尔巴哈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Stofflich）、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Erzeugnis）。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或者在第4页上也可以读到，自然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等等，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3—8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80—81页。

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任何人都知道(而且自然科学也在研究)观念、精神、意志、心理的东西是进行正常活动的人脑的机能,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为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0页。

恩格斯之所以和“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划清界限,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于下述的观点,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页。

另一方面,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形式,这并不是说,仿佛意识按其本性说来也是一种物质。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如布赫纳尔和摩莱肖特)才这样想,他们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很公允地嘲笑过他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来,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或社会的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所以它们既不互相否定,也不是同一现象。问题只在于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在意识(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事情)产生以前,总是先有相应的物质变化(我们身外发生的事情)出现,随着某种物质变化之后,迟早一定会有相应的观念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2页。

(六)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意识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

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1页。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an und für sich）的主观映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1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6页。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约·狄慈根写道：“唯物主义认识论承认人类认识器官不会放射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来，它是自然界中一个反映自然界其他各种片断的片断。”这也就是人类认识永恒运动着和变化着的物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个理论引起了整个教授式御用哲学的仇

视和恐慌,诽谤和歪曲。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理性(理智)、思想、意识,如果撇开自然界,
不适应于自然界,就是虚妄。—唯物主义!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7页。

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两个形式的关系。人的目的对于自然界最初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的”)。人的意识、科学(“概念”)反映自然界的本质、实体,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不是一下子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

概念与经验的、感觉的“综合”、总括、总结之间的一致,在各派哲学家看来都是毫无疑问的。这种一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自我、观念、思想等等)那里来的,还是从(由)自然界那里来的?恩格斯在问题的提法上是正确的①。

注意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6页。

①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原编者注

反映论同符号论是不能调和的

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定要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40—24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7页。

任何人只要略为留心读一读《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其中恩格斯讲到物及其在人的头脑中,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的模写等等。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象”、画像或反映来代替“符号”,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详尽的说明。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

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采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 and 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札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那他是正确的。但是巴札罗夫又在这里使用耍把戏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其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

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札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说法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读者看不到恩格斯的本来说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7—23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4页。

否认理性的权力或要求的学说被称为反理智主义。因此，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践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1页。

的确，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学派的区别只是哲学上的，只是认识论上的。的确，基本的差别只是在于，一个学派承认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最终的”（应当说，客观的）实在，而另一个学派则否认这一点，认为理论不过是经验的系统化、经验符号的体系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4—295页。

不可知论者否认意识有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任

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

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387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3—345页。

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而当你的感官使你知道了这一事实的时候，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学会了不依靠有机过程的帮助，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声称：无论什么物体，只要知道它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构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远地不知道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在几个世纪以后还不能达到这种认识，并以这种认识制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点，我们同时就制造出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都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7—388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5页。

恩格斯批判的不是细节,而是本质,他抓住了一切休谟主义者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因此穆勒、赫胥黎和马赫都受到他的批判。不管我们说物质是感觉的恒久的可能性(依照穆勒),或者说物质是“要素”(感觉)的比较稳定的复合(依照马赫),我们总是停留在不可知论或休谟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两种说法,都包括在恩格斯所叙述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中。恩格斯说:不可知论者不超出感觉,宣称自己根本不能确切知道感觉的泉源或原本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5页。

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障壁把我们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页。

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任何神秘的、古怪的、玄妙的差别,是十足的哲学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马赫主义认为,既然我们只知道感觉,所以我们就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这种“学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哲学的旧的诡辩,不过加上了新的作料而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1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7页。

这些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而加以排除从而为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扫清地盘的努力,不是什么新东西,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古典哲学史中的一个例子里看出来。在康德与费希特之间有一个舒尔兹……他公开拥护哲学上的怀疑论路线,自称为休谟(以及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的追随者。他坚决否认任何自在之物和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坚决要求我们不要超出“经验”、感觉之外,同时他也预见到了来自其他阵营的反驳……舒尔兹愤慨地回答说,“这类论据只是对于小民百姓(Pöbel)才是有用的”,因为“我的怀疑论并不涉及到生活实践,而只是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0—141页。

关于思维活动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为了知道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在康德后一百年,企图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工具的研究去找出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是徒劳无益的,正如赫尔姆霍茨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能看见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和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不能提供完全正确的再现)去证明我们的眼睛对它所看见的东西的状况的报告不正确和不可靠一样。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究到和每天还在探究的东西,来看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这在量上和质上是已经足够的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3页。

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

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 638 页。

（七）意识的能动作用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认识论中的实践：

换句话说，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148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28 页。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18 页。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

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是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7页。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

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

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抹杀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71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我在维也纳的《德语》杂志上看到了摩里茨·维尔特这只凶兆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①的评论^②，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

① 保尔·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
——原编者注

② 摩·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原编者注

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1—432页。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二、实践和认识

(一)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7页。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① 指下列著作: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论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原编者注

注意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

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0页。

“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现在特别使人信服。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管制、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387页。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正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从来不对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11—21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1—412页。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

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Übereinstimmung)。”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7页。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

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页。

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

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19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195页。

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页。

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6页。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从主观的概念
和主观的目的
到客观的真理

卓越的地方是：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体的一致的“观念”，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观念。极其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3—12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204页。

注意
认识的
辩证法
注意

注意

认识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辩证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savoir?)*①。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相接触的圆圈。交错点 = 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

(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
一面相符合的标准 (= 实践)。

① 为了更好的跃进(认识?)而后退。——原编者注

这些交错点是矛盾的统一，就是说，在运动（= 技术、历史等等）的一定环节上，存在和非存在这两个消逝着的环节在一刹那间相符合。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

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吗？要回过来再看。

黑格尔
论实践和认识
的客观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7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7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也显得愈清楚，愈透彻。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7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9页。

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

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列宁主义问题》，第594页。

怎样去寻找真理呢？怎样弄清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论断呢？

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那末为了确定真理，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自行审查事实和文件，自行考察，看看有无证人的证词以及这些证词是否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57—458
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5—136页。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42—14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143页。

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想)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己目的的达到……就是因为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宁全集》第38卷,第232—233页。

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因为“绝对观念”(而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是在总和中得出来的[全集第5卷第236页][VI,214]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集》第38卷,第236页。

“哲学全书”第225节非常好,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集》第38卷,第224页。

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马克思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86页。《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0页。

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3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6页。

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0页。

……不仅实践应当向“科学”学习，而且“科学”也不妨向实践学习。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列宁主义问题》，第334页。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5—116页。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页。

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割裂认识和实践的联系

康德把认识和客体割裂了开来，从而把人的认识(它的范畴、因果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做主观主义，而不是当做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2页。

“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

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
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0
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7—8页。

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对
人类有机体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
有用的认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
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
“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
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
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
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39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9页。

马赫把每个人用来区别错觉和现实的实践标准置于科学和认
识论的界限之外，这正是这种生造的教授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
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
些离开实践而想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
“哲学怪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38—139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8—139页。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
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

和十六世纪一样,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在公共利益问题范围内,不过在反动派方面还可以有单纯的理论家,但也就因此,所以这些先生们从来都不是现实的理论家,而不过是为反动辩护的辩护者。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1966年人民出版社版,
“序”第Ⅷ页。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5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1页。

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6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2页。

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党。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0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3页。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

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256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83—84页。

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是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了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搁置起来。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

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煞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9—10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2页。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91页。

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74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页。

把整个运动归结为争取眼前的利益,就是投落后工人之机,就是为满足他们不好的欲望效劳。这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先进工人的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群众的自发的抗议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9页。

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企图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企图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只有修正主义者由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肯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6页。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结论》，《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0页。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不是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

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吉赫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藉引证和格言，而是凭藉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2—273页。

（二）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 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是认 识的辩证途径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混乱了第二个重要前提，人通

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2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

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0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99页。

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作为我们感觉泉源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们没有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象，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把客观实在看作我们感觉的泉源，而是用成套臆造的字眼来“推演出”客观的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等等，它不能够而且也往往不愿意把客观真理和关于鬼神的教义分别开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27—12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7页。

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不是马赫主义所理解的经验，而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经验）使我们坚信：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是其他的人，而不是我的高、低、黄、硬等等感觉的单纯复合。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6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60—61页。

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转化为不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页。

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个人都能看到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40页。

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是

绝对不同的。……同一个我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而这些不同的印象又是由同一个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一般属性，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它。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6页。

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类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5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6页。

理性认识更深刻更正确地反映着客观现实

……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

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较低级的。实质在于：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5—166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5—246页。

……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0页。

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1页。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7页。

《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

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9页。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 [以及历史] 的进程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2页。

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转化——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转化。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

注意

不仅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等等也是辩证的。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2篇第5章，

《区别》(感觉和认识之间的)《就在于，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其原因是：感觉的活动是针对单一的东西的，相反地，认识则是针对普遍的东西的，而这普遍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灵魂自身中。因此，每个人只要愿意，他自己就能思想……而感觉则是不由他作主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第377页)[286]

感觉和认识

亚里士多德
紧密地接近
唯物主义

这里的关键是“外在”——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转移。这就是唯物主义。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8页。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的逻辑和主观的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的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页。

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8页。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但是，在对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比蚂蚁走得更远得多。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的，这已经表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3页。

批判“经验论”和“唯理论”

有一个深入人民意识的辩证法的古老命题：两极相通。因此，当我们要寻找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时，如果不到那种象德国自然哲学一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的自然科学派别中去寻找，而到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相反的派别中去寻找，那末我们就大致不会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是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被人遗弃，他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开出了制造黄金和完成各种奇迹的正式的方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9页。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

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唯心主义干脆被丢到一边，经验开始被看做唯一的救星。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这样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光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最后，在一切解决矛盾的尝试失败以后，英国哲学就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足以胜任的，于是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9—660页。

洛克和经验论者主张分析的观点。并且常常说，《认识一般地不能有更多的作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7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4页。

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

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或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8—579页。

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是一切认识都是感性上的测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抽象的水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9页。

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末，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7页。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1—552页。

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9页。

在我们之内有实体、变化等观念（莱布尼茨，第150页）。

《借助理性来确定最美好的方向，这是自由的最高阶段。》（莱布尼茨，第154页）

“莱布尼茨的哲学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第160页）等等、等等。

……《莱布尼茨单子论的乐天的、充满生气的多神教，转变为《先验唯心主义》的森严的，因而也是更偏于精神方面的、激烈的一神教。》（费尔巴哈，第 188 页）

向康德的过渡

〔第 188—220 页，1847 年的补充。〕

第 188 页，《唯心主义的、先天的哲学》……

《当然啦，在人看来是后天的东西，在哲学家看来就是先天的，因为人既然收集了经验材料，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般概念中，他自然能够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因此，在较早时期是经验的事，在较晚时期便成为理性的事了…… 例如电和磁性以前只不过是经验的东西，就是说，它们是偶然的、在个别物体中观察到的特性，而现在，由于多次的观察，它们成了一切物体的特性，成了一切物体的极重要的特性…… 因此，只有从人类历史的观点出发，才能对观念起源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第 191—192 页）……

对康德的嘲笑

灵魂不是蜡块，不是白板…… 《要创造表象就必须加进某种和对象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是论证表象的本质的，如果我想从对象中引出它来，那就是真正的愚蠢。然而，这个不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普遍性的形式，因为，正如莱布尼茨所指出的，甚至连一个单个的观念或表象都本来就是某种一般的东西（至少和现实的单个对象相比较时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某种没有规定的，消除、消灭差别的東西。感性是庞杂的，非批判的，丰硕的，而观念、表象则限于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

(第 192 页)

莱布尼茨
和康德
必然性和
普遍性是
不可分割的

《因此,“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①的基本思想,和“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②的基本思想一样,就是,普遍性以及和它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表达理性所固有的本性,或表达具有表象能力的本质所固有的本性,因此,它们的泉源不可能是感觉器官或经验,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来自外界》……
(第 193 页)

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33—434 页。

《毫无疑问,这个公理》(整体大于部分)《之所以确实可靠,并不是由于归纳,而是由于理性,因为理性的目的和使命根本不是别的,而是概括感觉材料,以便使我们摆脱无聊的重复的工作,以便预示、代替、保存感性经验和感性直观。但是,难道理性是不以感觉为基础而完全独立地进行这种活动吗?难道我所感觉到的这个或那个个别事件在抽象中也是个别的吗?难道它不是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事件吗?难道在这种质里面没有可以感觉得到的、个别事件的同一性吗?……难道我只见树叶而不见树木吗?难道没有同一性、相同性和差别的感觉吗?难

注意

① “人类理性新论”。——译者注

② “纯粹理性批判”。——译者注

道我的感觉器官不能区别黑和白、昼和夜、木和铁吗?……难道感性知觉不是存在物的必然证明吗?因此,难道高级的思维规律、同一律不同时就是感性的规律吗?难道这个思维规律归根到底不依靠感性直观的真理性吗?》……(第193—194页)

Leibniz 在 *Nouveaux essais*①中写道,《一般性就是单一事物之间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就是实在。》(第3篇第3章第11节)《但是,难道这种相似不是感性的真理吗?难道被理性列入一门、一类的生物不是同样地刺激我的感觉器官吗?……难道对我的性感觉来说(性感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通常在关于感觉器官的学说中不注意它),女子和雌性动物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吗?在这里,理性和感觉或感觉能力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呢?感性知觉提供对象,理性则为对象提供名称。凡是存在于理性中的,没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性知觉中的,但是,实际上存在于感性知觉中的东西,只是在名义上、名称上存在于理性之中。理性是最高存在物,是世界的统治者,但这只是在名称上,而不是在实际上。那末名称是什么呢?名称是用来区别的符号,是某种十分显明的标志,我把它当做表明对象的特征的代表,以便从对象的整体性来设想对象。》(第195页)

说得好!

注意

说得好!

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5—436页。

① “理性新论”。——译者注

挪威在 1905 年即在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实现了”似乎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自决。因此，“不能实现”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可笑的。

皮·基也夫斯基想反驳这一点，他大发雷霆，骂我们是“唯理论者”（同这有何相干？唯理论者仅限于论断，而且是抽象的论断，但是我们指出了最具体的事实！皮·基也夫斯基搬用“唯理论者”这个外国字眼……莫非想说得委婉一些？……他使用这个字眼，莫非象他在自己的文章一开头就用“洗炼的”一词以使用“洗炼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样用得很有“成功”？）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40 页。

理论来自实践，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37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17 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36 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6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80页。

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能够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种矛盾。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枝》，《列宁选集》第2卷，第

393页。《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流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21卷，

第332—333页。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1902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6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0页。

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7页。

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

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页。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7页。

如果那里存在着有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末，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3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

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

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5—16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三) 认识是在无穷无尽的矛盾 运动中前进的

认识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5页。

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页。

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如果要求他们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五六十年就准确地预见到在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

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1页。

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页。

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99页。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28页。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注意

认识的
辩证法

注意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

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

观念也包含着极强烈的矛盾，静止(对于人的思维来说)就在于坚定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人永远产生(思想和客体的这个矛盾)和永远克服这个矛盾……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认识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

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页。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

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1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4—95页。

同样，我们已经看到，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3页。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①[第13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原编者注

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因此，耐格里说，人们如果不愿意只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把永恒的东西和它混在一起，就会把有限的东西弄得不可理解，这表明，他不是否认了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便是否认了它们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障碍。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里斯特利）^①。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近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可笑地说着同样的话：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能认识在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

^① 恩格斯指的是1774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发现氧，普里斯特利自己甚至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而且这一发现一定要引起化学中的变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更详细地谈到这一发现（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原编者注

内的一切有限的东西^①。”〔第 13 页〕

正是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内的有限的东西的总和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根据这个总和构成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没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54—555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76—578 页。

（四）真理的发展过程

真理是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

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29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28 页。

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32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31 页。

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原编者注

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和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3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第6卷第388页[323—324](第214节);

《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观念。可以把它叫做理性(这是理性概念真正的哲学意义),也可以叫做主体-客体,叫做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的统一、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的统一、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叫做自身具有自己的现实的可能性,叫做其本性只能当做存在着的本性去理解的东西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合理的,因为悟性的一切关系都包含在观念中,然而是通过它们的无限复归和自身同一而包含在观念中。

(观念)真理
是全面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2页。

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

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象独立的和单个的(独自存在着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Zusammen)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Beziehung)中才会实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9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拿来同那种替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出尔反尔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段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硬将统一过程中各个阶段发展的个别声明、个别因素混作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 *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 (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进去) 这句意大利谚语

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妙诀混为一谈。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列宁全集》第7卷，第407页。

不应当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个伟大口号变成空谈。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用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况，它就会变成空谈。“每次罢工都隐藏着社会革命的灾祸”，这是没有问题。但是要说每次罢工似乎都可以立即导向革命，那就是胡说。

列宁：《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列宁全集》第27卷，第51页。

……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选集》第3卷，第459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82页。

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

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认为自在之物的可知性或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客观性（象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象休谟那样），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5—126页。

把真理看做认识的工具，这就是在实际上已经转到不可知论方面，也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以及在一切根本上，实用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都是一丘之貉。

列宁：《给尼·叶·维洛诺夫》，《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1页。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如果真理（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宗教经验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3—124页。

波格丹诺夫在序言第9页上又说，“……真理是思想形式，是

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能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从波格丹诺夫的后半句话来看，他的否定的回答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是说，不能有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不能有客观真理了。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这种否定的荒谬，即使从前面所举的一个自然科学真理的例子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这一点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符合的：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

但是不仅如此。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本人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的这种惊人的谬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122页。

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只有在否认客观实在，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情况下，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3页。

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可以不否定客观真理，但是否定绝对真理，就不可能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0页。

观念是“真理”（第385页[320—321]第213节）。观念即真理，作为过程——因为真理是过程——在自己的发展（Entwicklung）中通过三个阶段，（1）生命，（2）认识过程，其中包括人的实践和技术（见前），——（3）绝对观念（即完全真理）的阶段。

生命产生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

真理是过程。
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0页。

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份，——这一切论点，对于所有研究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代”认识论却是无法理解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6页。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页。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

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7—308页。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它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

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 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338页。

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3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4页。

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由此可见,归纳和类比的联系——和推测(科学的预见)的联系,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认识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绝对内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1页。《列宁全
集》第38卷,第181页。

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

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7页。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8页。

狄慈根在《漫游》^①（前引书第214页）中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糊涂思想。如果这样，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强调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巨大的功绩）。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派别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8页。

① 即《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原编者注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不可挽救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36—37页。

许多事实、观察和实验都证明，物质是由分离的粒子或颗粒组

成的。这些粒子、原子是不是和它们四周的“原初介质”、“基本介质”(以太)有区别,或者它们是处在特殊状态下的这种介质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不过它没有损害原子存在的理论。违反经验的指示,先验地否定跟普通物质(原子和以太)不同的“准物质的实体”的存在,这是没有根据的。个别的错误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但全部科学资料是不容许怀疑原子和分子的存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8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1页。

真理的阶级性

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真理”,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0页。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页。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

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3—254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科学会抱别的态度,因为在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 shouldn't 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规定讲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页。

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

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6—27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2—373页。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

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能够是科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1—2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16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2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

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

真理的发展规律

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

光辉就越灿烂。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四十年代的上半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四十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五十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在六十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在第一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在七十年代初，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在七十年代末，实证论者杜林也暂时显露过一角。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14页。

大家知道，列宁主义是在对各色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对西方的机会主义（考茨基）以及对我国的中派主义（托洛茨基等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7页。

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一次又一次地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我们会登上山顶。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选集》第4卷，第601—602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2页。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

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页。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85页。

批判相对主义，批判“终极真理”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切

尔诺夫先生和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是的，切尔诺夫先生和马赫主义者同志们，你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便”的），等等。

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136页。

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13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页。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竟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否定了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6—277页。

这个论断,对于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主义问题,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马赫主义者都坚决认为他们是相对主义者,但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在重复德国人的话的时候,却害怕或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地提出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看来,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

辩证论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3页。

这个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对于说明马赫主义在理论上的厄运，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指出的。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5—326页。

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摒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例如，斯塔洛说：“机械论的理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把局部的、观念的、也许是纯粹假设的属性群或个别属性实体化，把它们说成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实在。”（……）如果你们不拒绝承认客观实在并攻击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那末这是对的。斯塔洛并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1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7页。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14—31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5页。

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他，并且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 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三十年前杜林和恩格斯展开了斗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1—132页。

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所播种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少得多。

此外，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象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9—1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末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

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给予任何怀疑都无异是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末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做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变化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以前曾经是如此严格地合乎道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实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渐渐出现了，而且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相信，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象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互相干扰并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也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

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

第二类科学是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发展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象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为了比如说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象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种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前生物学上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还不得不把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来进行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过程的连续系列，这些过程，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

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都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1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98页。

（五）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
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8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2页。

……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注 意
注 意

“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因而在“实现”目的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1页。

目 录

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两个基本派别

- 一、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
- 二、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11)
 - (一)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断定精神是第一性的,构成唯心主义阵营(11)
 - (二)绝大多数哲学家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不可知论者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16)
 - (三)在哲学上企图超出两个基本派别,那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21)
-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生、发展都有其阶级基础和认识根源(2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 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8)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

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

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革命教育着人们。革命强迫那些由于没有主意或者认识糊涂而经常走入歧途的人重新走上革命的轨道。

列宁：《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9页。

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反对本身的缺点。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9页。

真正的群众教育永远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革命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

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被剥削的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

列宁：《关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7页。

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363页。

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66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95页。

有人说，在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方面，十年宣传还不如几天起义的效果来得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阶级搏斗过程就是一

所使人民的革命觉悟与时俱增的伟大学校。

斯大林：《两次搏斗》，《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81页。

（六）批判唯心论先验论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

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学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玄学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只能加进任意的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2页。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

得出的结论。

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真理的性质。

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最简单的要素、他所能达到的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玄想，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5页。

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页。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

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8页。

……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自然界的知识，把神和拥护神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1—10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82页。

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页。

“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3页。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

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1页。

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42页。

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思想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中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也反对这种看法。一个具有三度的数学图形叫做体, *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绝不是从

悟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3页。

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页。

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不象密纳发^①那样是从丘必特的脑袋里跳出来的，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

列宁：《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画》，《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5页。

① 罗马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根据神话，雅典娜诞生时，戴盔披甲，直接从宙斯（相当于罗马的丘必特）被劈开的脑袋里跳出来。——译者注

三、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科学

(一)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一致的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9—1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页。

注意：
黑格尔“只
是”把这个
“逻辑观念”、规律
性、普遍性
神化了

“自然界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逻辑观念和精神。”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 = “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 = 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从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最初是个体的）中的反映过程和以实践来检验这个意识（反映）的观点来看，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6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6页。

总之,不仅是对思维形式的描述,不仅是对思维现象的自然历史的描述(这跟对形式的描述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是和真理的符合,也就是??思想史的精华,或者简单些说,是思想史的结果和总结??在这里黑格尔表现了唯心主义的不明确和不透彻。神秘主义。

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
而是逻辑学 = 关于真理的问题。

按照这种理解,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问题。

世界和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

参看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319页 [1,267]:《但是事实上,它们》(逻辑形式)《反而是作为概念的形式而构成现实的活生生的精神》……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6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6页。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

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0页。

表现在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而在我们这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经验基础的理论认识的发展。由此可见，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8页。

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

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页。

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并

井不要用辩证法这个字眼，而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要义，大致可以这样说，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正是猜测到了，再没有别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关于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

对于“发展原则”，在 20 世纪（以及 19 世纪末叶）“大家都已经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其次，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80 页。

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115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195 页。

形式逻辑——在学校里只讲形式逻辑，在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讲形式逻辑（但要加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

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

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 [联系] 也就是转化 [] 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

要义。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2页。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

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5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6页。

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17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7页。

（二）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

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的两个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因袭者，

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1页。

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这些论式击中独断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有这样—个手法，把这个或那个原则作为某种特定的命题提出来，从而把它说成规定性。这种原则总是有条件的，因而它具有辩证法、即在自身中对自身的破坏。》（第577页）《这些论式是反对理智哲学的卓绝的武器。》（同上）〔438〕

说得好!!!

辩证法——“对自身的破坏”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36页。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

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的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通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科学的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2页。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

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4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0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页。

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注意

- 一、发展原则……十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
- 二、统一原则……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281页。

而“纯粹逻辑上的”研究呢？这是相符合的。这必须相符合，就象“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一样。

黑格尔常用的“环节”一词，是指联系的环节，联结中的环节

如果我没有弄错，那末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一条河和河中的水滴。每一水滴的位置、它同其他水滴的关系，它同其他水滴的联系，它运动的方向、速度，运动的路线——直的、曲的、圆形的等等——向上、向下。运动的总和。概念是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世界的情景大概就是这样的，——当然要除去神和绝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73—7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154页。

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

有人说，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東西和死亡着的東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

(三) 唯物辩证法是现实发展的反映，唯心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

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的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的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239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6—337页。

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

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页。

《逻辑的体系是阴影的王国》(第47页)[39]，
这个王国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
(第50页)[41]——……《不是抽象的、僵死的、
不动的，而是具体的》……

典型的特色！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8—1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99页。

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

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1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0—531页。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力”(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 abstrusen(晦涩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 必须揭发、理解、拯救、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67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7页。

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 is 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打来……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3页。

<p>必须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以便逐步地分析康德主义者等等的什么流行的逻辑和认识论</p>	<p>注意：要倒转过来：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p>	<p>(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信念、意识。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是荒谬的。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性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由于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等人深刻得多。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p>	<p>注意</p> <p>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p>
---	--------------------------------------	---	-----------------------------------

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9—11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9—190页。

(四) 认识史上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

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24页。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页。

同时,一些人把变化理解为具有一定质的微粒子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增加(或减少)[结合和分离]。另一些人(赫拉克利特)则把它理解为一物向他物的变化(第403页)。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6—297页。

往下是关于辩证法的非常有意思的、明白的、重要的概述:

……《辩证法除开平常被看成一种偶然的東西外,它通常具有那种更为详尽的形式,因而对于任何对象,如世界、运动、点等等,都能指明

其固有的某个规定来,例如(按照以上所举出的诸对象的次序),空间或时间的有限性、在这个地方的存在、对空间的绝对否定等等;但是,其次,同样也必然有相反的规定,例如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在这个地方的不存在、对空间的关系,因而具有的空间性。更古的埃利亚学派主要是运用它的辩证法来反对运动,柏拉图则常常运用自己的辩证法来反对当时的观念和见解,特别是反对诡辩学派,但是也反对纯粹的范畴和反思的规定;晚期的发达的怀疑论不仅把辩证法推广到直接的所谓意识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的准则上,并且还把它推广到一切科学的概念上。但是从这种辩证法中所得出的结论,一般地是所提出的论断的矛盾性和虚无性。但是这样的结果可以有双重含义:一种是客观上的含义,即这样自相矛盾的对象自身,扬弃并消灭自己,例如埃利亚派的结论就是这样,按照这个结论,世界、运动、点等等的真理性便被否定了,另一种是主观上的含义,按照这个含义,认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一个结论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辩证法本身在玩着变出虚假外观的戏法。所谓人的常识的普通观点就是如此,这种常识紧抓着感性的明显性以及通常的观念和言论》……(第 337—338 页)[304—305]

来自辩证法的历史

怀疑论在辩证法历史中的作用

辩证法被认为是戏法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160—162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40—242 页。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

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头的地方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处处、到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的逻辑和主观的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试探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

的质朴的意见分歧。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开了一个头，因为除上述的新康德主义外，回到康德又成为时髦的事情。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8页。

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3页。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

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这种唯物主义^①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列
宁全集》第21卷,第34页。

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

^① 指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编者注

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色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00页。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

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a = a$ 。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命题在每个场合下都被自然科学一点一点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中它还继续存在着，而旧事物的拥护者仍旧用它来抵抗新事物，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别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7页。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339页。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0页。

辩证法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对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它否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后就只须熟读死记的教条”（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形而上学向我们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真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280页。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

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東西和产生着的東西之间的斗争、衰頹着的東西和发展着的東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 633 页。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 630—631 页。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頹。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

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1页。

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投的例子）。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来说也是无用的。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当你还没有专门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一种关于什么是化学亲合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着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着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就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摈弃那些关于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就必须有本事把对于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1—12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23—124页。

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

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页。

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页。

四、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 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

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①，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

71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8页。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②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原编者注

② 黑格尔。——原编者注

国革命^①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页。

《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第322页）〔242〕

对！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

这里也有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

= 注意

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

=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

辩证法是什么？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原编者注

批判矛盾融合论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6—487页。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坏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

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在经济关系——以及它所表示的范畴——包含对立性的地方，在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存在的地方，他^①总是把对立物的统一强调，而把诸对立物否定。他把对立物的统一，化为对立物的直接的同一。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第99页。

常常总是这种逻辑。一个关系包含对立性时，不只有对立性，而且有诸对立物的统一性。从而，是没有对立性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排斥“矛盾”的逻辑。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14页。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真实地产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顶点……”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辑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在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存在着，而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在其他方面相当

① 指穆勒。——编者注

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那坚持直线和曲线等同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强的反对者，在反对矛盾辩证法时，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单纯的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8—1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1—132页。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样，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错误的和混乱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6页。

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这种分割恰巧在金融资本时代进行完毕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

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1—812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2页。

《通常对事物所抱的温情态度,只关心如何使事物不自相矛盾,却常常忘记,这种办法是解决不了矛盾的,它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即转移到主观的反思或外在的反思那里,并且也忘记,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被扬弃的和相互关联的环节包含在自身的统一体中,而这两个环节由于这种迁徙和转移,就简单地被宣布为设定的东西。》(第47页)[498]

(这种讽刺真妙!(庸俗之辈)对自然界和历史“抱温情态度”,就是企图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清除矛盾和斗争)……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6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1页。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任何事物都处于矛盾的关系之中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

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 [“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673页。

这是机智而正确的。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6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4页。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第111页。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 A 的根应当是 A 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 $A^{\frac{1}{2}} = \sqrt{A}$ 。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就得出正的平方。因此， -1 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 $\sqrt{-1}$ 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

如此，如果不准用 $\sqrt{-1}$ 来运算，那末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3—134页。

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0页。

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6页。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但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破坏的原因的东西，

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蛋白体内各组成部分的这种不断转变,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停止的一瞬间起,蛋白体本身就停止生存,趋于分解,即归于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形和无生命物体所发生的不同,它不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为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1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8—90页。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①,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②,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3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9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1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5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0页。

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3页。

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关于粮食税的报告
的结论》，《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9—410页。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
第875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这个实质正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3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6页。

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
528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页。

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50页。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0页。

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

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73—74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3页。

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不研究每

个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6页。

《列宁全集》第7卷，第406页。

适用于一个有它本身特点的历史时期的战略计划，就不能适用于另一个有完全不同特点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转变都有它所必需的和适合于它的任务的战略计划。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

全集》第5卷，第142—143页。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第593页。

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和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

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 27—28 页。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56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79 页。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维格勒译，第 2 卷第 40 页，第 3 篇第 4 章第 8—9 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13 页。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09 页。

运动是怎样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呢？这最好是

就运动本身的个别形态来研究。最后将看到事情的全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1页。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页。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

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0页。

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

列宁：《错在哪里？》，《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第119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9页。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71页。

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6页。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

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0—161页。

（三）主要的矛盾方面

必须抓住主要环节

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2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7页。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2页。

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 69 页。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143 页。

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然后就把整个链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列宁主义问题》第 369 页。《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71 页。

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列宁主义问题》，第 253—254 页。《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2 页。

但是要实现这种宏伟的计划，决不能茫无头绪，乱抓一把。要实现这种计划，首先必须找出计划的基本环节，因为只有找出并抓

住基本环节,才能把计划的其他一切环节拉出来。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7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447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0页。

大飞跃时代的真正应当注意的地方,就在于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还积累得更快些,因此我们就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252页。

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71—372页。《列宁全集》第5卷,第479页。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实行退却,这是等候西欧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这个革命的成熟过程是极其长久的,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险恶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我们所经历的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一个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至于下一环节,它正闪着特别的

光辉，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7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3页。

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起码的一条就要首先把握住最典型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最不受局外的、复杂的影响和环境的左右，在这个事情解决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第108页。

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我们在军事上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使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会使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闭幕词》，《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6页。

应该把握统一体的主要方面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

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页。《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5—346页。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一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3页。

（四）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

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辩证的东西—

—“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7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页。

非常正确而且重要：“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

黑格尔写道，这不能成为对赫拉克利特的反驳，(第336页)[251]因为差别是谐和的本质：

《这个谐和正是绝对的生成、变化，——并非他物的生成，并非现在是一物，而后是他物。本质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特殊的事物和他物有区别，但并非抽象地和某个他物有区别，而是和它自己的他物有区别。每一物存在着，只因为它的他物自身包含在它的概念中》……(第336页)[251]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8页。

对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任何一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够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已经在实践中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中，它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8—5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

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1页。

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黑格尔,第6卷第231页)。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7—53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7页。

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7页。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96页。

就是在无机界中,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在修改它的同一性。只是在数学——一种研究思想事物(虽然它们是现实的摹写)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

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在不断地被扬弃。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6页。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14页。

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3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

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转化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晦涩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既“自在”，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3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0页。

——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运动的转移当然只是在所有各种条件齐备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特别是在机器中（蒸汽机，装有机钮、撞针、雷管和火药的枪支）。如果缺少一个条件，那末在这个条件产生以前，转移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力只有依靠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帮助才被激发起来，力是潜在于某一物体即所谓力的承担者（火药，煤炭）之中。但是实际上，不仅要具备这个物体，而且还要具备其他的一切条件，才能引起这个特殊的转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7页。

当运动（所谓能）的量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它仍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页。

在气体的运动中，在蒸发过程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因此，在这里就要造成转化。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9页。

吸引和重力。全部重力论是奠基在这个说法上，吸引是物质的本质。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所以黑格尔就说得很对，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事实上我们愈来愈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分散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吸引转变成排斥，相反地，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转变成吸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7页。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叫，在电学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末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此外，地磁的北极所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把它叫做北极，这是一点妨碍也没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不仅在解析几何中是如此，在物理学中更是如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9页。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如果把一条蚯蚓切断，那末它在正极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在另一端形成新的负极，即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这时变成了正极，即变

成了口，而在带伤的一端形成了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的转变成负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9—54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9页。

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

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数学问题。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四则（一切数学的要素）的差别具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乘法一开始就表现为一定数目的相同数量的缩简的加法，除法则为其缩简的减法，而且除法在一种情况下，即除数是一个分数时，是把分数颠倒过来相乘。代数的运算却进步了很多。……而这种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相反的形式转变，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游戏，它是数学科学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如果没有它，今天就几乎无法去进行一个比较困难的计算。如果从数学中仅仅把负数幂和分数幂取消掉，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1—602页。

发展过程确实是按着辩证法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一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于一切的无谓争吵,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既然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房共居”,就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了,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并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对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单独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了对于组织问题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个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根本划分的联系,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格尔的规律生长的,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间的斗争也是按照格尔的规律进行的。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6—507页。《列宁全集》第7卷,第406—407页。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身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真的,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对:矛盾推动生活前进,而活的矛盾要比人的理智对它的最初感觉更丰富、更多多种多样、更富有内容。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4页。

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

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 633 页。

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统一。

列宁:《给阿·亚·雅库波娃》,《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40 页。

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83 页。

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34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53 页。

我们并没有许诺,从现在的农民起义的胜利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35 页。《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22 页。

(五)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7页。

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3页。

（六）对诡辩论和折衷主义的批判

注意
在读黑格尔
时，关于辩证
法的思想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应用的这种灵活性 = 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3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诡 辩
和
辩 证 法

《因为诡辩是依据未加批判和反复思考的毫无根据的前提而发的议论。而我们称之为辩证法的是高级的理性运动，在这种运动中，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分开的规定通过自己，通过它们本身而相互转化，前提则被扬弃。》（第108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2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8页。

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6页。

在折衷主义者看来，一切都是“可以相容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89页。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象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页。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末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不是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

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洲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6—327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3—484页。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怎样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了。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抽象推论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幻想中。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4—515页。

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创了
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

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4页。

要分析普列汉诺夫的一切诡辩，得写许多文章，同时还不知道，他的许多可笑的荒唐言论是否值得我们分析。我们只来谈谈他的一个所谓论据。恩格斯在1870年给马克思的信上写道，威·李卜克内西错误地把反俾斯麦主义当作唯一的指导原则。普列汉诺夫找到这条引文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反沙皇主义也是这样！但是，得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全部具体情况）代替诡辩术（即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才行。

列宁：《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第98—

99页。

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

第620—621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5—216页。

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见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页。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499页。
《列宁全集》第7卷，第399页。

而考茨基分子是假装承认自决，在我们俄国走这条道路的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也和考茨基一样，口头上拥护自决。实际上呢？如果拿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民族和经济》一文来看，就可看到托洛茨基那套用惯了的折衷主义：一方面，经济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压迫又使各民族分离。结论呢？结论是，占统治地位的伪善态度仍然没有被揭穿，宣传没有生气，没有触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接近实际的问题，即对于受“我的”民族压迫的民族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马尔托夫及其他国外书记宁愿干脆忘掉——多么有利的健忘！——他们的同事和

伙伴谢姆柯夫斯基反对自决的斗争。马尔托夫在格沃兹迭夫分子的合法报刊(《我们的呼声报》)上写过拥护自决的文章,证明了要求民族自决还不一定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回避了主要的问题: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他在秘密的自由刊物上也回避了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象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那样“承认”民族自决,而不去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那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沙皇的走狗。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3—354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在政治和经济的例子上我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80页。

在布哈林及其“集团”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

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1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82页。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个方面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个“方面”。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辩证逻辑是绝对地要求这样做的),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之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对问题的整个提法的方向。布哈林一点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抽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抽一点。这就是折衷主义。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4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85页。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论文)。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末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包括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某乙则说起义是一种艺术。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我就能写出象布哈林的提纲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个“方面”,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个方面”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

洞的折衷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等等。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4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85页。

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衷主义的规定。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73页。

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考虑,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你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你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你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不待说是渊博的著作！——参看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抄袭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列在一起。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706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3页。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冒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在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时，否认绝对真理。折衷主义者不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市侩庸人的希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

的各个“过渡阶段”过去后,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706—707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3—304页。

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骤,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建立在正面打击马赫主义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关于“要素”、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一致”等等一切胡说的那些前提上的。马赫主义者对这些满不在乎,他们抛弃唯物主义,重复着(象别尔曼那样)关于辩证法的陈腐的混话,同时又热烈地欢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应用!他们从折衷主义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混合起来,于是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5页。

这种追求罗列所有的个别特征和个别“因素”的做法,这种时髦的、quasi^①现实主义的而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做法,是多么典型啊。把个别现象的各个局部特征统统包括在一个总的概念里或者相反地“避免同形形色式的现象接触”,这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科学,这种毫无意义的企图当然只能使“理论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第124页。

① 貌似。——原编者注

五 唯物辩证法的要素、 规律和范畴

(一) 辩证法的要素

辩证法的要素

(1)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 不是枝节之论, 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 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
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
对立面?的转化。
- (10) 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 (13) 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 (15)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 (16)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15和16是9的实例））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8—16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239页。

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

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410页。

(二) 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必然联系

注意
(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
(现象、整体、总体) ((规律 = 部分))
(现象比规律丰富)

现象的宇宙的运动 (Bewegung des erscheinenden Universums), 在这一运动的本质性中, 就是规律。

《规律的王国是现象的静止的内容, 现象也就是这个内容, 但它是不断变换的和作为向他物的反思的……因此, 同规律相比, 现象是整体, 因为它包含着规律, 并且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 即自己运动着的形式的环节。》(第151页)

[602—603]

接着黑格尔在第154页[605], 虽然不很明显, 但似乎承认, 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 能把握住否定的方面, 把握住现象的整体 (特别是第154页末[606])。回头再看!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0页。

……《因此，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第160页）[612]（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

（规律就是关系。对于马赫主义者、其他不可知论者以及康德主义者等等来说，这点是要注意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实存转回到规律，也就是转回到自己的根据，现象包含着这二者，即单纯的根据和现象宇宙的分解运动，而分解运动的本质性就是根据。》《因此，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第150页）[602]

所以，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注意
规律是本质的现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7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0页。

现象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现象的规律。因此，规律是现象的中介中的肯定的东西。》（第148页）[600]

||| (现象的)规律

这里都是极其晦涩难懂的。但是，看来有活的思想，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

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中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镂”，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象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7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

(规律是现象
中同一的
东西)

《规律是现象的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第149页)[601](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现象与它自身同一的反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7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我们曾经指出，那些会使一般利润率倾向下降的原因，将会招致加速的资本积累，并从而招致资本所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绝对量或总量的增加。既然一切事情在竞争中，从而在竞争当事人的意识中都会颠倒地表现出来，所以，这个规律——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件外表上互相矛盾的事情之间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也是这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43页。

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

《在规律中，现象拥有这种持续着的固存性》……(第 149 页)[600]

注意
规律是
现象中巩固的
(保存着的)
东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78 页。《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58 页。

……《这种同一,即构成规律的现象基础,是现象本身的环节……(第 150 页)[602]因此,规律不是在现象的彼岸,而是为现象直接固有的,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反映》……

注意
规律 = 现象的
平静的反映
注意

这是极其唯物主义的、极其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79 页。《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59 页。

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5 页。

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

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14页。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页。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科学在所有的知识领域内都向我们说明，在貌似紊乱的现象中有它基本的规律。

就拿改变形式的规律，即从低级形式中形成高级形式的规律来说吧。把自然科学的总结，把已经找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大家公认的，尽管在形色纷繁的事物中有许多看来似乎是违背规律、不合规律的现象），把对这些规律的修正和补充，都说成是一种幻影，

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如果有人有人说自然世界的现象的规律是一种幻影，人们一定会把他送进疯人院，或者对他一笑置之。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4—195页。

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同样，宇宙也是如此。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人们硬说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和谐归结为数学的关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7页。

排除科学的规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规律。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6页。

(三) 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2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2页。

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局部性》的简化（在另一个地方是“抽引出来的东西”）（第15页）[10]。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在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制作中，在思想的创造和交流中》）为人们服务（第15页）[10]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6—7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86—87页。

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1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逻辑的范畴
和人的
实践

如果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Schluß)，说主体(人)在逻辑“推理”的“格”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那末这不全是牵强附会，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

注意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3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3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页。

范畴在他^①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① 指黑格尔。——编者注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1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5页。

注意

往下第281—282页[254—255]关于范畴的相互转化非常重要(并且是反对康德的，第282页[255])。

逻辑学，全集第5卷第282页[VI, 255](下半页)①。

……《康德……从形式逻辑那里剽窃了规定的联系，即关系的概念和综合原则自身，把它们作为现存的东西拿过来，它们的演绎应当是对于自我意识的这个简单统一向它的这些规定和差别转化的描写；可是康德没有花工夫去指出自己产生自己的概念的这个真正综合的前进运动。》(第282页)[255]

康德没有指出范畴的相互转化。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4页。

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

① 列宁的笔记由此转入新的笔记本。——原编者注

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

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

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7—328页。

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1页。

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0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四）量 和 质

事物是质和量的统一

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6页。

量和质。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是它充满了质的差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2页。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

运动形式的变化总是至少在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的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不能够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4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403页。

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末，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发生于质和量的混乱。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3—5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6页。

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两种不同的物体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还有一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体之一所完全没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同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3—404页。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来压纸，可以用来装捉到的蝴蝶。玻璃杯可以作为带有雕刻或图画的艺术品。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

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末，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末，就是杯子底上有洞，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2—453页。《列宁全集》第32
卷，第83页。

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都是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552—5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

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4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6页。

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167—1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0页。

达尔文学说就要求这样的原始哺乳动物，即海克尔的 Pro-

mammale^①，但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它在胚胎状态中就包含了一切将来的和现在的哺乳动物，那末它在现实中就比现在的一切哺乳动物都要低级而且非常粗陋，所以比它们都要消失得快些。如黑格尔已经证明的（《全书》第1部第199页），这种见解，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则自古以来都相同的观点，“无非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②。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9页。

量和质的互相转化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

-
- ① 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38、543、588页；《人类起源学》1874年莱比锡版第460、465、492页。——原编者注
- ②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99节附释。——原编者注

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话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和本质的差别。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9页。

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1—342页。

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象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地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应两

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会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成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佣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①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变为资本”。可见这恰好相反。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4—1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7—138页。

此外，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2页。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原编者注

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存在于密集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剑法较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8—1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1页。

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中也是同样有效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

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页。

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9页。

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2页。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9页。

水在标准压力下,在摄氏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摄氏一

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9页。

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第394页。《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8页。

“度量关系交错线”(Knotenlinie von Maßverhältnissen)——量到质的转化……渐进性和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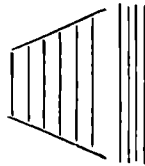
注意

又,第448页[432],没有飞跃,渐进性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47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7页。

Abbrechen der Allmähligkeit (第450页)[434]。



渐进过程的中断

《据说自然界中是没有飞跃的,通常的观念如果想要理解产生和消灭,就会象前面讲过的那样,以为只要把它们设想为逐渐的发生或消灭,那就是理解它们了。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存

飞跃!

飞跃！

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转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从质转化为量和从量转化为质，是向他物的变易，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相对立的、有质的不同的他物。水经过冷却并不是逐渐地变成坚硬的，并不是先成为胶状，然后再逐渐地坚硬到冰的硬度，而是一下子就变成坚硬的。在水已经达到了冰点以后，如果仍旧在静止中，它还能保持液体状态，但是，只要稍微振动一下，就会使它变成固体状态。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4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8页。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页。

量到质的转化，最简单的例子是氧和臭氧，在这里2：3引起了二者甚至在气味方面的一些完全相异的属性。化学也只用分子中原子数目的不同去说明其他的同素异性体。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8页。

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那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全没有证实。……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些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这些机

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发现热是一种分子运动，这是划时代的。但是，如果我除了说热是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之外再也不知道说些别的什么，那末我还不如闭口不谈为妙。化学似乎已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从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去说明元素的一系列的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没有有一个化学家敢断言，某个元素的一切属性可以用它在洛塔尔·迈耶尔曲线上的位置完全表示出来，单凭这个位置就能说明，例如，碳借以成为有机生命的主要承担者的那些特殊属性或磷在脑髓中的必要性。然而“机械”观正是这样做的。它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同时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所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也是经常引起分歧的一种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但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又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启发着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退化堕落，受穷受苦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页。《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

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象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6页。

有些先生们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先验主义，大概就是这些先生们现在却宣称这种转化是不言而喻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他们早已应用过了，而且他们从中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们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末他们倒可以和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互相安慰了。这位茹尔丹先生一生中说的都是散文，但一点也不知道散文是什么东西。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7页。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资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又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页。

批判“庸俗进化论”和“激变论”

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55页。

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在许多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的全部特点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在两者之间安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名词：“飞跃”（有些记得恩格斯著作的片断的人，还补上更加意味深长的一句：“从必然王国进入

自由王国的飞跃”)。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只“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认真钻研过问题,都不善于思考;社会主义的这位导师所说的“飞跃”,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10年或更多的年代。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页。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8页。

辩证方法说: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

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5页。

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5页。

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7页。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并不是由居维叶所说的“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发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很明显,居维叶的激变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4—285页。

(五) 肯定和否定

肯定事物中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因素， 否定中继承了事物的积极因素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转化为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等）。后者可以成为前者的宾词——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转化。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

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4—16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245页。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最高的、最广泛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5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4—555页。

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

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7页。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8页。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

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注：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152—153页）^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摒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9页。

^①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81节附释1：“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原编者注

我们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们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们本身就给我们造成克服它们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6页。

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滞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6页。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徒然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64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1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155页。

《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东西》(第41页)[33]——否定是某种规定的东西，具有规定的内容，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95页。

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3页。

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

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

否定的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塑性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

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高了这种完善化。——象在大麦粒那里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且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系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的、然后再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中，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机研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5—1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8—149页。

恩格斯在驳斥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想到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东西，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于“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黑格尔公式，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在自然界中全不是稀有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就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展）和社会

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度,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断定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 and 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30—31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144页。

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3页。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看作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1—632页。

辩证法的精华

真理的标准
(概念和实在
的统一)

《刚才考察过的否定性，形成概念运动中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一个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泉源，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泉源，是辩证法的灵魂，而所有真理的东西本身都含有这种辩证法的灵魂，并且只有通过它才是真理，因为概念和实在之间的对立的扬弃，以及作为真理的那个统一，完全是以这个主观性为基础的。——第二个否定，即我们达到了的否定的否定，是上述的矛盾的扬弃，可是这种扬弃，和矛盾一样，不是某种外在反思的作用，它是生命和精神的最内在的最客观的环节，由于它，才有主体、自由的人格。》(第 342—343 页)[309—310]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166—167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46—247 页。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2 页。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

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6—147页。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1页。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

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页。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31页。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5页。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

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5页。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列宁选集》第3卷，第602

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2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479页。

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

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0页。

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苦吃，就让他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648—649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

(六) 现象和本质

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59页。

在竞争上面，一切都是颠倒地表现着。经济关系的完成形式，那种在表面上、在其现实的存在中、并且在这种关系的负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各种关系时持有的观念中可以看到的形式，竟然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式，及与此相应的概念大不相同，并且在事实上颠倒起来，和它们正好

相反。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 222 页。

现象是本质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104 页。《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84 页。

就是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54 页。《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34 页。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57 页。《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37 页。

假象（假象的东西）是本质在自身中的反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58 页。《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38 页。

假象 = 本质的否定的本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57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37 页。

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也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71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51 页。

……假象也是客观的，因为在假象中有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不仅本质是客观的，而且假象也是客观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17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97 页。

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78 页。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全书》第 1 部第 111 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①（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36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55 页。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原编者注

一方面，应该从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对实体的认识(概念)，以便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可以用两种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说，这里应该谈的不是“例子”——比较并不就是论证——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发展史的精华。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7—8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7—168页。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做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做实质，或者一般地当做某种重要的东西。

列宁：《拿破仑主义的开始》，《列宁全集》第25卷，第211页。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斯大林文选》（上），第277页。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90页。《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0页。

（七）原因和结果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4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5页。

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线，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 and 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

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6—157页。

在因果性问题上，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哲学派别。一个“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显然它是和贝克莱主教所驳倒的“荒谬的”“物质学说”有关的。另一个把“原因概念”归结为（神）用来“使我们通晓事物”的“记号或符号”概念。在分析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就会遇到这两个穿上了20世纪时装的派别。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页。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他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而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 *post hoc* [在这以后] 决不能确立 *propter hoc* [由于这]。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2—573页。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在这以后〕,但不是 propter hoc〔由于这〕(《全书》第1部第84页)。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末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9—55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2页。

因此,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环节。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

注意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整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8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

力以它的表现来量度,原因以结果来量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4页。

① 即如果我能够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原编者注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90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0页。

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158页。

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正好集中在焦点上，造成象普通的火一样的效果，那末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末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这里怀疑论者也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正好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引信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5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页。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除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各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总和始终是不变的（斯宾诺莎：实体是自身原因——把相互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5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575页。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 = 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 90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70 页。

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按照情况分化为热、电等等的分子运动。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果。在一定阶段上，这一切都转变为永恒的分子变化，即化学变化。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36 页。

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5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75 页。

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200 页。《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203 页。

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

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想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4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1页。

历史上的
“大事件的
小原因”

历史上常常举出奇闻轶事当做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事件的内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9页。

这种“内在精神”（参看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唯心地和神秘地，但却非常深刻地指出事件的历史原因。黑格尔充分地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而且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一千倍。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9页。

（八）形式和内容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9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页。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不适合于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的社会“冲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292页。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骼、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的形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0页。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

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84—85页。

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不识时务的人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什么齐步走!不要赶到前面去!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工作内容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得多,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进步,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示威和总罢工时进行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触目惊心,无限惭愧。工作组织比工作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集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485页。
《列宁全集》第7卷,第384页。

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不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所以不能分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的只是实现这个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看，而且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适应内容”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列宁：《党内危机的结局》，《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5页。

政治事实同政治作品的关系怎样？政治事件同政治口号的关系怎样？政治现实同政治思想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在目前对于了解国际的全部危机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任何危机，以至事物发展中的任何转变，都必然会使旧形式和新内容不相符合。

列宁：《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9页。

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

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7页。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

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

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分割世界)，时而强调这种斗争形式，时而强调那种斗争形式，这是符合比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5—796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5—246页。

(九) 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这怎么可能呢？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是并列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而整个问题，就只在于不要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0—5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0页。

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

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作奇异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抛在一旁，它自己在理论中一方面保持沃尔弗形而上学的思想空虚，认为一件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一般地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以便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承认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2—563页。

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

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9页。

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

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

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
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4页。

必然性 = “存在的一般性”(存在中的普遍性)(联系、“绝对的
中介”)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卷,第291页。

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
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167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9页。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
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
和的展开(注意) = 辩证认识的本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86页。《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66页。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
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

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在第二卷，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不过要就它所引出的各种形式规定来进行说明，论证资本形式在流通领域内继续进行的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如果就个别的情形进行考察，偶然性就会起着支配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领域内，那种要在这些偶然事件中贯彻并规律着这些偶然事件的内部规律，就只有在这些偶然事件大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明白可以看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72页。

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0页。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

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十）必然和自由

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①。”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原编者注。

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

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4页。

……必然性所以转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的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内在同一表现出来
||| 必然性
||| 变成自由时并
||| 没有消失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91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1页。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

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必然性”。究竟“被认识了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4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308页。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

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5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把黑格尔庸俗化了的诺埃尔在侈谈道德、自由等等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谈到自由是对必然性的理解。

列宁：《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摘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66页。

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无须多费唇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不满意恩格斯给唯物主义所下的一般定义（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请回想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的“困惑莫解”！），同时又认为恩格斯对这个一般的基本的定义的一个个别应用是“惊人的”，是“异常确切的”！

……恩格斯并不怀疑有“盲目的必然性”。他承认有尚未被人认识的必然性。这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马赫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存在的呢？怎么能够知道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呢？这难道不是“神秘主义”，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承认“物神”和“偶像”，不是“康德主义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吗？如果马赫主义者细想一下，他们就不会看不出，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0—191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3—194页。

（十一）可能性和现实性

如果您以为承认可能性便可以改变策略，我看，您是把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不合逻辑到了极点。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转化为资产者是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现在就认为目前的资产者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不，不能。那末有没有可能呢？这要等可能变为现实时再说。

仅仅是如此而已。就是说，应当在“方法论”（您来信谈到它）上分清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

任何的转化都是可能的，甚至傻瓜也可能转变为聪明人，但是这种转化很少成为现实。所以，我不能仅仅根据一种转变的“可能性”就认为这样的傻瓜不再是傻瓜了。

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231页。

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页。

您写道：“德国割据的‘可能性’就是在1914—1917年的战争中也是也依然存在。”您这样说正是因为您离开了对事实的估计而去追求可能的东西。

这不符合历史观点。这不是政策。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双方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我们说过一千次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而“可能的东西”！！？“可能的东西”可真不少！

否认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虽然乌西也维奇害怕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可笑的。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目前它还没有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的。一种现象转变为另一种现象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Parlez moi de la réalité et

non pas des possibilités!①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256页。

列宁的这一句话②和他的另一句话即“新经济政策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这两句话是完全相符的。列宁决不是说新经济政策给予我们现成的社会主义。列宁只是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可能建成和社会主义实际建成是大有差别的。决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现实混为一谈。正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列宁才主张实现国家电气化,主张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在我国最后胜利的条件。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8页。

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那还是值得来试一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

列宁:《论妥协》,《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1页。

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

① 您要对我说现实的东西,而不要说可能的东西!——原编者注

② 指列宁所说的“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编者注

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

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也决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在我国制度内存在着防止这种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埋葬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由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由此可见,必须把我国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即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6页。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页。

(十二) 局部和全局

作为工人阶级意向的自觉的表达者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和各种环境下领导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而它必须经常注意这整个斗争的总的和基本的利益。社会民主党教

导大家不要因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而忘记整体利益，不要因个别斗争阶段的特殊性而忘记整个斗争的根本任务。

列宁：《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列宁全集》第11卷，第13页。

社会主义者应该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该按整体提口号，而不应该按部分提口号，应该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道路的缝补部分破绽的行为。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列宁全集》第9卷，第357页。

我的看法是，不要忽略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它提到首位（尤尼乌斯没有这样做），一方面要提出一切民主要求，同时要使它们服从于社会主义革命，加以配合，使这些要求共同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拉狄克 + 布哈林不恰当地排除其中的一个），并且要记住，争取主要东西的斗争也可能从争取局部东西的斗争开始。我认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

革命者从不放弃为争取各项改革而斗争，从不放弃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和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忘记，有时敌人主动退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分割和更容易地击溃进攻者。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每一个“前进”步骤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在前进的路上不致失足和不犯可耻的错误。

列宁：《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列宁全集》第5卷，第57页。

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选集》第2卷，第863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5—336页。

我们看见，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国家，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无疑问，这种援助将会增强和发展起来。同样毫无疑问，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列宁主义问题》，第117—118页。

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发展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

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62页。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未必没有遭受过局部的失败，未必没有在某一方面、在某一地方暂时退却过。而我们进攻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退却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3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8页。

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不研究每个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406页。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5页。

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无论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前夕，还是在民主变革的前夕，都有一种老是把伟大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当作至宝的恶习，他们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用部分歪曲了整体，因而堕落为不彻底的、懦弱的改良主义者

的奴仆。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列宁全集》第9卷,第358页。

我们一向认为,孟什维克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似是而非的“迁就”暂时的情绪、状况和关系的可能性,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

列宁:«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10卷,第437页。

历史唯物主义

一、两种对立的社会历史观

(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上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8页。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8页。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

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45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页。

那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5页。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

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478页。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34页。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

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4页。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

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30页。

如果我在英文中也象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①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6页。

^① 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后面补充有：“用德文来说叫做庸人”。——原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依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8—89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5—6页。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29页。

(二) 历史唯心主义主张从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6页。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将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决定作用和积极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页。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象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法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

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2—343页。

“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89
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一)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

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37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14页。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

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等同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29—33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1页。

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所有者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所有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

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33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

既然首先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然后是人们的意识相应地发生变化,那就很明显,我们要探求某种理想的根据,就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不应当在他们的幻想中去探求,而应当在他们所处的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去探求。只有依据对经济条件的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理想才是好的,才是可以接受的。一切不顾及经济条件、不以经济条件的发展为依据的理想都是坏的,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3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2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桎梏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4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9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

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二)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约·布路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1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

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2页。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2页。

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2页。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 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104页。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

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1页。《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77页。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
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现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第60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第121页。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
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
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
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
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
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
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
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珂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
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
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

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5页。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

列宁：《五一节》，《列宁全集》第7卷，第187页。

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页。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页。

一切真正革命的、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

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急剧地增加起来。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0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40页。

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始终是革命深刻得多的经常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29卷，第68页。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8页。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区别首先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这些方法中最主要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规章，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

暴力对付以暴力压制人民的人。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3—214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千千万万人民，现在已经作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出现了。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9页。

甚至那种在这里已经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不断的改良，也只是由于社会的经验和观察，而保证或允许有这种社会的经验和观察的，又就是大规模结合的总体劳动者的生产^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68页。

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2页。

① 指生产工具的改善和发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由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经验所提供，所允许的。——编者注

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5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1页。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斯大林文选》（上），第175页。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页。

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22页。《列宁全集》第9卷，第14页。

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9页。

革命是要靠试验和实践才能领会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 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476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页。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

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7页。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拚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201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401页。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

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2页。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关于诺根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发言和决议》，《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

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7页。《列宁全集》第9卷，第40页。

1905年革命第一次向沙皇政府、俄国地主、俄国资产阶级表明，千百万人已经成了公民，成了战士，不再容许把他们当成愚民、黑骨头任意压榨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列宁：《农奴主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

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天上，一个地下吗？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8页。《列宁全集》第12卷，
第102页。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 and 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4—495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0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

我已经说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1页。

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来，以前地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历史的成千上万上等阶层人士的经验，还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依靠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列宁选集》第3卷，第570页。《列宁全集》第27卷，
第384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
第4卷，第651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9—270
页。

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正确地——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向来看是正确地——规定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
第4卷，第639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6页。

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
603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1页。

（三）天才史观是一种奴役 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190页。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①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反动作家和历史学家，鼓吹唯心论的天才史观，他的观点与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相近。1848年革命后，他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疯狂反对工人运动。——编者注

发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307页。

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卡莱尔……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

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5页。

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11页。

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308页。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329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5—486页。

民粹派分子对于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的趋向采取了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四周的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些话表现了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

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第145—146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463页。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政府夺回去。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2卷，第387页。《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6页。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者肩上的那种伟大的、真正豪迈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安慰自己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教养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4—395页。《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2—383页。

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主义”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七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向他们表明，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真诚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狭隘的、旧的、官僚的力量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在群众的力量看来，在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胁之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看来，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列宁全集》第26卷，第96页。

把领袖看作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8页。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7页。

“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7—318页。

“英雄”和“群氓”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英雄创造人民并把群氓变为人民，——这是社会革命党人说的。人民创造英雄，——这是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人

的答复。

斯大林：《给儿童出版局的信》，转引自《论群众路线》，工人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7 页。

既然群众已经振作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末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迫害只能激起斗争，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帮助不了受压迫的群众，而一旦群众站立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

列宁：《游行示威开始了》，《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357 页。

四、社会基本矛盾

(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是生产发展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0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7页。

……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8页。

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2页。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5页。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3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8—479页。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5页。

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

“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5—646页。

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

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時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8页。

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48—49页。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

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49页。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8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52页。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① 他们如果不以一

① 在1891年版本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原编者注

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①才会有生产。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个人、集团和阶级。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9页。

……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8页。

所谓分配关系,和生产过程的已经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及人类在人类生活再生产过程内加入的关系是互相适应的,并且是由此生出的。这种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面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37页。

① 在1891年版本中,“对自然界的联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原编者注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页。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

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页。

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出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本来是直接从生产生出的，虽然反过来，它也当作决定的因素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生出的经济制度(Gemeinwesen)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形式，都是建立在这种榨取的经济形式上。不论何时，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不论何时总是自然而然和劳动方式及劳动社会生产力一个确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上面，为社会的全部结构，从而也为君主和臣属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各个时期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内部的秘密和隐藏的基础。不过，相同——按主要的条件说相同——的经济基础，仍然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上所与的

事情,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形和等级差别。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25页。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

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5—346页。

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更多地耗费—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2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用语“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页。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

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0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17—118页。

他们^①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就已表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者注

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8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131页。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

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0页。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3页。

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6页。

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3页。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

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461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463页。

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

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0—491页。

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6—487页。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的浪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7页。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页。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8页。

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69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走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4页。

（三）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

随着阶级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就表现为阶级矛盾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

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

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0页。

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56页。

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 生产者 and 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 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

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 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4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247页。

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9页。

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6页。

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0—1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10页。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狴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

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5页。

“唯生产力论”的要害是否认阶级矛盾，反对社会变革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

克思主义者”在 1856 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91 页。《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33—434 页。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 1917 年 10 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之流，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作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5页。

他们^①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要回避，绕道而行，就象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十分寻常的条件。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1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3页。

① 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编者注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下贱”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考茨基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推翻仍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加特林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清楚地知道，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终究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41—842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5—326页。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我的政治估计也可能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页。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衷主义的规定。

(2) 为贯串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所表现的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 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的东西。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443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73—74页。

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注。《列宁全集》第5卷,第359页注。

必须说明,经济胜利本身,它的巩固和持久,完完全全取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东西。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第126页。

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9页。

五、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

(一) 阶 级

阶级是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 而划分的不同的社会集团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353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9页。

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闭幕词》，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7页。

从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他把看不见这种错误的人称为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这部分或那部分社会生产资料，把它们用于私人的经济，用于出卖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没有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不同点。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差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差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实际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差

别，……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①。

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第404页。

对于农奴制，对于农奴制地主以及为他们效劳的国家来说，农民还仍然是农奴制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阶级，仍然是等级的阶级^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第92—93页。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

① 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到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非等级的阶级。——列宁注

② 大家知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些特别的等级。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等级划分已被消灭（至少在原则上已被消灭），所以阶级已经不再是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列宁注

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4—185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3页。

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

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19世纪则是大厂主和无产者。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5—366页。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4页。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

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落后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并强迫他担任某种劳役。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商品交换、货币权力中间产生了资本权力。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排挤掉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同时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

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他们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5—46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2—434页。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44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3—244页。

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妄说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论和假想，马克思和恩格斯

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级才能消灭。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7页。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4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124页。

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的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页。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马克思这样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时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页。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事实所表现的阶级

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3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4页。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

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5

页。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

列宁：《阶级变动》，《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8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4页。《列宁

全集》第24卷，第23页。

批判人性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做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人性”这个属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4页。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

这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8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8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86页。

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每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每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这和个人屈从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页。

这不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6页。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第153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47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稍微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8页。

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不相同，就好象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

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对①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②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废话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掩饰。“纯粹的”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训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4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2页。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5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6—447页。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7页。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

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4页。

不消灭阶级，就谈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私有者的自由），就谈不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私有者和穷人，饱食者和饥饿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虚伪的平等）。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6页。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

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中的“自由和平等”就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独裁，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

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3页。

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3页。

(二) 阶级斗争

全部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①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466页。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页。

^①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1页。

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屡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农奴主—地主的起义。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50—51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8页。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344页。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

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7—8页。

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588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40页。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我们从来不曾，而且现在也并不指望靠“说服”有产者当局或者靠有教养的人转到“善人”方面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我们一

向,而且现在也总是教导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列宁:《〈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书〉序言》,《列宁全集》第8卷,第176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个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

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192页。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 profession de foi,《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算是阶级的运动。

列宁:《论〈PROFESSION DE FOI〉》①,《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页。

① 信条,纲领,对一种世界观的阐述。——原编者注

阶级斗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应该详细地谈谈阶级斗争的概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大家都知道，对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被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奴役的机会主义者作了歪曲地理解，并且力图作歪曲地解释。例如，取消派的兄长“经济派”就属于机会主义者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因此承认为每个卢布多争取到5个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它的更发展的形式。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的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其次，如果认为，只要阶级斗争是属于政治范围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在工人运动稍微巩固时，已经不敢否认阶级斗争，但是力图缩小、限制、阉割阶级斗争的概念。自由主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机构不属于政治范围。不难明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造成了这种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歪曲。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列宁选集》第2卷，第453—454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6—107页。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斯大林：《阶级斗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59页。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5页。

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

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5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89页。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

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选集》第1卷，第660页。《列宁全集》第10卷，第58页。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了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这种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过了二十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6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53页。

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压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6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54页。

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个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5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52页。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

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处境)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也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以此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的我们的一切。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4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88页。

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一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7页。

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进行维护当前经济需要的鼓动，而且要进行反对一切政治压迫现象的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使这个理论继续发展并且实现，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时髦”理论了）那样被曲解和庸俗化。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9—200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57页。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某个工厂或某一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一个或几个老板，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而已。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进行斗争，不是反对个别老板，而是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

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页。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给农村贫民》，《列宁选集》第1卷，第443页。《列宁全集》第6卷，第383页。

阶级调和论是中庸之道的表现

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缺乏清楚、肯定、明确的结论，摇摆不定。

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同机会主义和好。

抹杀同机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政治上的鸿沟。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

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4页。

他^①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

① 指蒲鲁东。——编者注

认为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政党中的“合法派别”的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欺骗和对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 and 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4页。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还不能认真地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

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

列宁：《再论社马内阁》，《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并且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成不正确的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会消除阶级和阶级区分的，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预国家事务的权利。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6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页。

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维护阶级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忘记民族或祖国历史上暂时的边界，把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偶像，由于害怕自己脱离“广大群众”（应读作：小资产阶级）而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现时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滋长起来的。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78—679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290页。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第396页。《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0页。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4—875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改良主义(伯恩斯坦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页。

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 635—636 页。

（三）国 家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6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94 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页。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5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2页。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0页。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管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9—50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7页。

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页。

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3页。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

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约束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就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703—704页。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

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8页。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

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4页。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

恩格斯：《工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4页。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

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5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页。

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列宁：《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列宁全集》第9卷，第437页。

人民根据经验确信，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和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斯大林：《两条路线》，《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82页。

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你非常低估政权问题，你根本没有想到它。要知道即使存心极好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斯大林文选》（上），第8—9页。

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

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

马克思、恩格斯：《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

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

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页。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7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页。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7—248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9页。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页。

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

一种经常的强制机构不可。当阶级没有的时候，这种机构也就没有。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6页。

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7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444页。

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3页。

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列宁主义问题》，第473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我们主张国家的消灭。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

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321页。

所谓“人民国家”、“全民政权”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口号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

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页。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侩式地夸大了民主的概念，没有丝毫政治内容。既然人们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6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5—386页。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是无稽之谈，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地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

这封信竟被搁置了三十六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过的那些错误。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27—228页。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8页。

“劳动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辞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从这里只能得出一堆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708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5—306页。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证明）……“忘记”和歪曲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5—177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376页。

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因为这是一种骗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摒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来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56页。《列宁全集》第20卷，第444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对暴力、权威、政权、国家的特殊任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24—22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5页。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常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单纯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21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2页。

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90—391页。

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清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

的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90页。

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
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
解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6页。《列
宁全集》第25卷,第375页。

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夺取政治
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
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
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
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

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
第4卷,第488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0页。

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3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3页。

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8—259页。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 1898—1914 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 1900 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84 页。《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04 页。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17—818 页。《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268 页。

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有五种主要表现：(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三五个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和银行资本溶合起来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瓜分世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经在一百个以上，它们占据了全部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当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83—884 页。《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03—104 页。

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第一、这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生生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专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德法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五十亿至八十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使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第四、“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贿赂收买风行一时,类似巴拿马案件^①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人民身上的寄生虫。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4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4页。

分析了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再分析帝国主义,不能认为是“机械的”。其实,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不能自下而上地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尖锐起来,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而不能消除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一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页。

^① 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是指1892—1893年在法国揭露的被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公司所收买的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的大舞弊、大受贿案件。——原编者注

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极反动的、垂死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衰落的财政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代替。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第一个时代是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支柱，而到了现在第三个时代，则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动的阶级。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7页。

“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内容

简单地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27页。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
第2卷，第81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1页。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财政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

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页。

我要问你们，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弱了吗？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理智昏聩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
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2卷，第24页。

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就是年轻的和强大的掠夺者的迅速发展。它出现在欧洲列强联盟的面前，它说：“你们打垮了荷兰，击溃了法国，夺得了半个世界，请你们也给我们适当的一份吧。”“适当的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在银行世界里，怎样来确定这一份呢？在那里，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这正象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我们要建立银行，我们将要称霸世界。”这是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指导

性报纸的声明。我认为，美国这个高傲自大恬不知耻的亿万富翁说出来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所包含的真理超过一千倍；……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76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3页。

这次战争是由大资本主义尤其是银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柏林的三四个银行和伦敦的五六个银行统治着全世界，霸占着一切资源，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金融政策，最后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地盘可供自由争夺，于是他们在空前残酷的搏斗中冲突起来了。其结果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要放弃它所占有的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在资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靠自觉自愿来解决的。这只能靠战争来解决。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80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7页。

从经济上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垄断一切，就不仅要国内（本国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争者排除掉。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35页。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734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3页。

德帝国主义已把它的强盗面目暴露无遗了。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法国,在这些闻名的民主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可怜的人,常常吹嘘这种民主制度),在这些先进民主国家里,在这些共和国里,帝国主义也日益变得卑鄙无耻,暴露出他们是一群野兽和强盗。他们掠夺世界,互相争斗,互相厮杀。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第44页。

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化

由于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只有两三家,最多不过四五家)的无上权力,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次战争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这次战争是为了决定:在极少数大国集团中(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利来掠夺、绞杀和剥削全世界。你们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由于这次战争,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了。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316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9页。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就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39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0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稳定使资本的力量暂时增强，同时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甲）各国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乙）每个国家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丙）帝国主义和世界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80页。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和这种莫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在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

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4页。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跃进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6页。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2页。

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一九一七年起，这

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6页。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处于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代。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125页。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4—885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5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继续，是它的最高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某些方面）的阶段。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页。

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了。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越出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狭隘的范围。因此，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列强瓜分完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现在这场战争是资本家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特权和垄断，以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

列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联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飞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6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7页。

帝国主义战争由于它的客观的必然性，不能不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不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列宁：《远方来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3—4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307页。

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末一切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唯一出路。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72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

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资产阶级制度不可动摇的奇谈也一同过去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旗帜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旗帜下诞生并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列宁主义问题》，第 208 页。《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10 页。

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这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时代。……

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76 页。

（二）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形式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7 页。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

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页。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54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77页。

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过去一切只满足于破坏方面的革命。

列宁：《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8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呢？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的五点：

(1)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2) 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3)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4) 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执掌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把一切剥削集团都从政权上推下去，并使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5) 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革命要完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基本任务，却能够而且必须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跟无产阶级结成长期的联盟，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26—127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22页。

暴力革命是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乔治·桑^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沾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

① 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原编者注

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22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页。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页。

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

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
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
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列宁选集》第3卷，第389页。《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75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
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
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
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
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
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选
集》第3卷，第479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118
页。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
成的社会主义托在盘子里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
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
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那末我们是拥护这种
暴力的！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
卷，第421页。《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页。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
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
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

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388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列宁全集》第9卷，第113页。

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

……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预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578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4页。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6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4页。

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700页。

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夺取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

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0页。

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

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关于粮食税的报告
的结论》，《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9—410页。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
第875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这个实质正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3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6页。

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
528页。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政权， 必须打碎、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

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7页。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

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页。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1—402页。

马克思正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9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0页。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3页。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流行的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完全忘记了，而且被它公然歪曲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2页。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打碎它的旧军队，打碎它的官僚机关，打碎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7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7—628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3页。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19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9页。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2页。

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经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有通过彻底粉碎议会制和官僚制度的新型国家。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4页。

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

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类型就是苏维埃政权。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127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2页。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这些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都保存着，而且必然保存着，它们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725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3页。

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最后胜利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选择直接的道路还是曲折的道路的问题让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而革命的时期主要恰恰

是斗争着的社会力量的冲突必须在比较短的期间内作出抉择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解决国家在比较说来是很长的时期内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这一问题。考虑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应该善于向群众解说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15—716页。

《列宁全集》第13卷,第6页。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592页。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9页。

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真理,遭受了无数的牺牲。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

第4卷,第226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53页。

……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

列宁：《伦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3页。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4页。

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8页。

必要的退却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末，停止退却就会愈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第581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93页。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

(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52页。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16页。《列宁全集》第13卷,第6~7页。

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恩格斯:《致费·阿·左尔格(1883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0页。

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

酷地击败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一万五千多个德国共产党人，被谢德曼和诺斯克协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欺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83页。

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破坏多么严重，但是我们决不垂头丧气，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的胜利。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73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页。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第81页。

国际资产阶级曾竭尽全力地阻碍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十倍地增加它诞生时的危险和痛楚，现在它还能借助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等等使千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这是我们应该忘记的。我们应当巧妙地使自己的策略适应目前情况的这一特点。资产阶级现在还能够任意折磨、虐待和杀害人民。但是资产阶级却不能够阻止革命无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和为期不远的——

从全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来——完全胜利。

列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列宁全集》第 93 卷，第 314 页。

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是马克思主义 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

奥·鲍威尔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奇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01 页。

要知道，拉萨尔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当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的和绝对正确的手段来加以鼓吹；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这些本来也是资产阶级所赞成或者至少说过赞成的如此次要的东西采取藐视态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资产阶级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难道这不正是工人对宣传这些东西表示冷淡的理由吗？

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69 页。

这些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

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7页。

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9页。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序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没有这种制度！（而现在，这种制度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他说：“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拚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更同暴力变更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

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制度。在谈论和平变更或暴力变更问题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5—626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0—221页。

同志们，让我来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话吧。一八七一年四月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①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是这样写的。

大家知道，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考茨基，都死抓住这段话，并且武断地说，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定不移的方法，也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了解为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无产阶级所应该争取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怎样反应呢？他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在以上所引的马克思的那段议论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来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一八七一年是很明白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但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没有一个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先决条件，革命，甚至于人民革命，人们也认为是可能的，并且确实是可能的。

现在^①，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②。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和我关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胜利旧公式所谈的是多少有点相似的。

当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发展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时候，马克思的有限制的说法或英美例外的说法是有其根据的。照列宁的看法，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已经发展到即使不甚于也决不亚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时候，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就失去时效了。

因此，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绝无例外）帝国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因此，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马克思在一定条件下所假定的有限制的说法，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维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勾当。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5—277页。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那种具体的情况下，任何妄想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的作法，任何妄想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作法，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愚蠢行为，而且也是直接地欺骗工人，粉饰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和蒙蔽真相。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捣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捣毁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防止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阴谋，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俯首听命。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页。

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先生们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关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和多数人的意志的市侩的愚蠢的空谈来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42—843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6页。

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的一贯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还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717—718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5—436页。

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实了我们党二十多年来反对恐怖手段的策略的正确性，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这个斗争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因为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而我们则始终主张在群众性的斗争以及与此有关的斗争中使用暴力。

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2页。

十月革命夺得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

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列宁主义问题》，第203页。《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4—205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关、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5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3页。

把“废除武装”列到纲领中去，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反对使用武器。这也和我们说我们反对使用暴力一样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列宁：《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3卷，第93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29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页。

糟糕的社会主义者总以为资本家会立刻放弃自己的权利。这

是不会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0～341页。

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的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2页。《列宁全集》第9卷，第35页。

（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

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6—4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4页。

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现在我们经历着一个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最困难和最痛苦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都必然是很长的，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被压迫阶级的每一胜利都会引起压迫者反抗和推翻被压迫阶级政权的新尝试。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5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8页。

即使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也必须经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过渡时期，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做相当长久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7—88页。

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

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级。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2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

4卷,第84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8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

4卷,第91—92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94—95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

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95页。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过：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只要我们还没有消灭剥削者，没有消灭我们正在无情地加以剥夺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依然是存在的。

列宁：《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 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第193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

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巩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联系，把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第858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

工农政权在各方面开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扫除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无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

列宁：《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关于组织农业工会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21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同这些上层分子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经过斗争，我们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斗争，我们开始了斗争，我们要在叫作苏维埃的这个机关的帮助下把斗争进行到底。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31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0页。

我国的垂死阶级的反抗并不是脱离外界而孤立进行的，而是受资本主义包围支持的。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做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行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帝国主义世界不愿意让苏联站稳脚跟并有可能赶上以至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它们就援助苏联内部的旧势力。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266页。

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末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必须记住这一切，并经常保持警戒。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第129页。

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存在着复辟 和遭受侵袭的危险

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1—152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末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36页。

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危险,其表现就是科尔尼洛夫、郭茨、都托夫、格格奇柯利、鲍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动。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个复辟,同样是这个复辟的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应该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会战胜它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9—250页。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防卫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侵犯。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斯大林文选》(上),第11页。

谁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官吏们所组织的怠工,谁就会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现在还遗留着许多资产者、资本家,他们正在希望恢复自己的统治,正在保护自己的钱袋,现在还遗留着流氓,他们是一批被收买的人,完全为资本主义所腐蚀,不能提高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水平,现在还留下许多职员和官吏,他们以为保护旧制度是社会的利益。除了这些阶层的彻底

崩溃,除了俄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完全复灭以外,怎么能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呢?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23—424页。《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2页。

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放弃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794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2页。

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

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26页。

我们必须记住，资产阶级正在竭力煽动农民反对工人，竭力利用工人的口号发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来反对工人，这一切将直接引向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这种政治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许多革命都很明显地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经常指出这条道路。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4页。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选集》第4卷，第596—597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6—177页。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

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

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795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3页。

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引起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只有这个革命才是防止在俄国复辟的唯一的绝对的保障。至于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障”，即尽量给复辟造成困难，那就是在俄国尽量深入、彻底、坚决地实现革命。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

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妥协。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7页。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上相当于我需要的两倍的粮食，然后用这些余粮来作投机勾当，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

的行为，这是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复到资本家政权、资产阶级政权的时代去，就象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复辟，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4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0页。

你们提到经济战线并且问道：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能不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已经同“苏哈列夫卡”^①作过斗争。前几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把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场所封闭了。（鼓掌）“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旧时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398—399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

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3—304页。

①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市场，是投机谋利的同义语。——编者注

所有工人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我们要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1页。

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会找借口来打仗的。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

革命和大规模的冲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一系列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情，比如，苏维埃共和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这是资本主义不能容忍的，它们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挑起战争。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9页。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国际资产阶级包围之中，他们虽然饱受了红军给予的严重教训，但丝毫没有放弃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以经常不断的或时断时续的方式伺机卷土重来的野心。因此，在这方面也决不能说我们已有充分保障。

列宁：《在全俄粮食工作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4页。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企图没有实现。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它组织暗害活动,在这些或那些工业部门中制造种种“危机”,从而使将来的军事干涉更有可能实现。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47页。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 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

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2页。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¹⁴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

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6页。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7页。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7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3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这个

论点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那末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23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7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399页。

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19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1页。

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6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社会主义导向一切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导向一切民主的消亡，

但是社会主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列宁全集》
第23卷，第14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 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二) 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

(三) 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最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7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

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29—30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6页。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列宁主义问题》,第268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页。

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应当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以便利用它来剥夺资产阶级。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5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3—34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1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一)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二)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三)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国外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0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7页。

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主要方面，

(1)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2)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3)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所有这三方面的结合。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特征，就足以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成其为专政。因此，无论除去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

133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0—31页。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

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

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1页。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与

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9—3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7页。

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为保持我们的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7页。

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1页。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

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中去,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

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第278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软弱。它应当把全体工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他们认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常常在歌子里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这有点不大真实,因为这并不是最后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你们不能团结工农,就得不到胜利。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9页。

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最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基本因素,弄清楚从我国整个革命和一切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的艰苦的然而有收获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简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是否能够向他们证明,无论在工农联盟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只有工农联盟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象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

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矛盾,在那里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富得要命,而地球上广大居民则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化和由于缺乏周转而没有出路的财富。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8—12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

这个联盟^①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和支柱。这个联盟将保证我们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完成战胜资本和消灭一切剥削的事业。

列宁:《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7页。

列宁的第一个公式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而第二个公式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②。”(……)

这两个公式有没有矛盾?当然没有。既然如此,在阶级联盟

① 指工农联盟。——编者注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情况下，譬如说在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阶级联盟的情况下，又怎样实现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呢？办法就是实现执政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先锋队”）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借助于这个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并对后者实行国家领导而实现的，——这就是这两个公式的基本思想。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斯大林：《论工农政府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68页。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列宁主义问题》，第91—92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4页。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二）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三）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

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列宁主义问题》，第220页。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1页。

这是些什么方法和手段，归结起来，它们究竟是些什么呢？归结起来，基本上就是用以保持并巩固工人与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保持并巩固执政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种种措施。几乎无须证明，如果站在这种联盟之外和不顾这种联盟，我们

的政府就会软弱无力，我们就没有可能实现我刚才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任务。这个联盟，这个结合将存在多久？苏联政府巩固这个联盟，巩固这个结合的政策将继续到什么时候？显然，只要有阶级，只要作为阶级社会的表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的政府存在时，这个联盟就会存在，这个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斯大林：《论工农政府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66页。

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被压迫民族也应该算在里面，因为它们中间十分之九是中间阶层。可见，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住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使这些阶层至少保持中立，如果这些阶层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如果这些阶层的大多数还是资本的军队，那末无产阶级就休想夺取政权。由此就产生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农民的斗争，这一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我们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革命中，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好象生来就是

工人革命的敌人，因此必须采取比较长期的发展方针，使无产阶级成为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从而为工人革命的胜利创造实际条件。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结论，警告无产阶级不要“过早”发动革命。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就从“原则上考虑”，把中间阶层完全交给资本支配。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向我们预言俄国十月革命必遭失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中间阶层首先是对农民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抛开，让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受资本支配，并且大叫大嚷地夸耀自己“原则性很强”，可是马克思，这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原则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定不移地劝告共产党不要忽视农民，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保证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他们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和德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并通过恩格斯转达德国共产党说：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对五十年代的德国这个农民国家所说的话，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并且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有组织，德国的农民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农民那样愿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关于这种结合，马克思已经不顾一切“有原则性的”空谈家的反对而论述过了。十月革命证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产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

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它不顾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一切“理论”和哭诉而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79—281页。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1—3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9页。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

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4—3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1—292页。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

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象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24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3页。

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133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8页。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

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93—94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97页。

被推翻的阶级不仅在他们被推翻以后还进行了反抗，而且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中取得新力量的泉源。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一点研究的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置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科学基础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理论上的论证。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只打倒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3—464页。

这种斗争^①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同许多国家结成联盟，战胜国际资本，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顺利地结束革命，取得绝对的胜利。

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7页。

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的时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后可能要

^① 指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编者注

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取得胜利。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6页。

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单靠俄国是不行的，这至少需要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几个最大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产阶级的事业胜利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达到了。

这个目的单就我们一国来说是达到了，但我们还有第二个任务。既然在一个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已被推翻，那末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在另一种环境中进行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进行斗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页。

列宁的革命论……同时还是世界革命发展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列宁主义问题》，第115—116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4页。

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可以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这是不是可以说可以把这种胜利称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后胜利，这种胜利能保证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免除任何外来的危险，免除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与之相联的复辟的危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党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党告诉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后胜利，就必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或至少使之中立。党告诉我们，这样的任务只有靠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页。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间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间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间断(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

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换句话说：

(一) 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 19 世纪 50 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二) 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独创的”“卓越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 1915 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的。……)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 26—28 页。《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92—93 页。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302页。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列宁主义问题》，第94—95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319页。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

主义。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列宁主义问题》,第102—103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页。

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但它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还会有不少人留恋过去。

列宁：《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 回答问题》，《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页。

资本主义制度的习气太深了，改造几百年来受这种习气熏染的人，是一件困难的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 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3页。

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352页。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6页。

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列宁全集》第5卷，第309页。

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呢？不，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因为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恢复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时刻戒备。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554—555页。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人民会

议上,在工会、合作社中,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还要斥责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2页。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7页。

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忘记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5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1页。

我们一直看到,起初旧事物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和对群众组织的影响。因此,我们对教师的长期顽抗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教师向来就是一个绝大多数成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敌视苏

维埃政权的组织。我们看到，旧的资产阶级偏见怎样逐渐被克服，同工人和劳动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教师怎样在反对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并给自己开辟道路，去真正接近劳动群众，真正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到目前为止，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对付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偏见、他们常用的手段和论据、他们替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行为，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不是公开进行，而是在种种表面上听起来悦耳但实际上是在这样或那样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7—488页。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7页。

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教育工作者和教员过去受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习惯，是敌视无产阶级的，他们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

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7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3—334页。

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是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现在还在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欺骗群众的。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0页。

文教工作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联系我们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名称是能规定某种内容的,因为在整个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持有教育脱离政治的旧观点,我们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3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29—330页。

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页。

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

现状所要求的高度。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

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第413—414页。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2页。

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页。《列宁全集》第10卷，第25页。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

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

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2页。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5页。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

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农奴主和农奴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奴隶制度下,“法律”允许奴隶主杀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许农奴主出卖农奴。

农奴革命把农奴主消灭了，把农奴制的剥削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资本家和地主，用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农奴主和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只”允许使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

只有我们的苏维埃革命，只有我们的十月革命才这样提出问题；不是用一些剥削者代替另一些剥削者，不是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根绝任何剥削，根绝所有一切剥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压迫者，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5页。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1页。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6页。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过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

联系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避免加剧宗教狂。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第746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88页。

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页。

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责备我们,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摒弃一切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蔽工农耳目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摒弃道德,否认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明明知道,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从道德的意旨中,不是从上帝的意旨中,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

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1—352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页。

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成果都交给了一部分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3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0页。

深刻理解统计的意义的“国家报”，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①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②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异同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对它也有影响。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

如果您问我，象阿·卢格^③这样一个实际上从来毫不中用，理

① 指孔老二。——编者注

② 马克思把孔老二同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视为一丘之貉，孔老二和毕达哥拉斯都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编者注

③ 马克思斥责卢格是不学无术、信口雌黄、什么学问都没有的大草包、“糊涂虫”。马克思把这个“英雄”，拿来与那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老二相比喻，正说明了马克思对孔老二的批判和蔑视。——编者注

论上早就完蛋，只具有典型的混乱文体的特点的人，他怎么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我首先指出，他的作用只是在报纸上撒谎，他靠他所特有的极大的热心和用各种最卑贱的手段竭力传播这些谎言，企图使他自己和别人都相信谎言的真实性。至于他在这里的所谓流亡者中的地位，那么正好同他相称，虽然他只是一条汇流着整个这个民主派的所有矛盾性、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的阴沟。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①，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

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1851年8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98—599页。

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孔夫子^② 麦克劳德。

马克思：《批判史》论述》，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9页。

机会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认过渡时期的 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页。

① 俏皮话：“孔夫子”在德文中是《Konfuzius》，同“糊涂虫”（《Konfusius》）一词发音相似。——译者注

② 马克思写的第十章手稿中是《Confucius》（孔夫子），德文版《反杜林论》中排印的是同音异义字《Confusius》（糊涂虫）。——原编者注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终结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36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9页。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

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

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2页）

关于消灭阶级，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这两个公式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列宁主义问题》，第269—270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31页。

你们当然知道，在共产党员中间还流行着一种所谓我国国民经济各种成分“平衡”论。这种理论当然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右倾营垒中的许多人在鼓吹这种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我们首先有社会主义成分，——这是一个箱子；此外，我们还有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说资本主义成分，——这是另一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几何学说来，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可是，这个高明理论的编造者认为，这两条平行线总有一天会相交，而当它们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

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340—341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

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斯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列宁全集》第5卷，第319页。

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8—639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4页。

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和法国的都证明，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念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抹杀了这一点，把它掩盖起来，这也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选集》第4卷，第338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6页。

“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他们害怕思索到底，害怕做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这个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并且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成更为残酷更为独特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七、无产阶级政党和路线斗争

(一) 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

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取得 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页。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

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

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走向胜利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从来不排斥最革命的因素，从不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的独立性，不放弃我们的思想体系的完全的妥协性。

列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列宁全集》第8卷，第135页。

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7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54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末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80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7页。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73—74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第407页。

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

列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0页。

党应当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全体（或者几乎是全体）在党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

但工人阶级并不是全体也不应当是全体都参加“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讨论党章时的第二次发言》，《列宁全集》第6卷，第456页。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

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性呢？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始终忠实于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指南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就。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575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2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还不曾担负过的民族任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

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列宁全集》第5卷，第337页。

要建设党，光会叫喊“统一”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政治行动的纲领。

列宁：《反党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的有机体。

列宁：《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2页。

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4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188页。

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4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450页。

“我们”不实行“阶级政策”，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

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9页。

国际社会民主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露剥削者的利益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解释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社会民主党向其余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被剥削的劳动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已在逐步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5页。

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第483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页。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它首先是依靠党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在现今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80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6—157页。

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3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要通过党来实现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一致的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八月五日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8页。

党必须领导一切

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

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587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0页。

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31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页。

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74—75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0页。

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象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象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过来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页。

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

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共青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绝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么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上不会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他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78—79页。《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5页。

党是无产阶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它领导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部门中的一切形式的斗争，并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联成一个整体。如果说不需要共产党，那就等于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不要有专门研究斗争条件和拟定斗争方法的司令部和领导核心，就等于

说没有司令部比有司令部要战斗得好，这样说是愚蠢的。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8页。

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36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4页。

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和群众的活的联系

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选集》第4卷，第295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4页。

我们需要的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7页。

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3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页。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选集》第4卷，第78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页。

这里应该记住列宁的不朽名言：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愈可靠。他这些话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的。请听：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注）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国家。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于是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斯大林：《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70—271页。

没有以群众斗争经验为基础的正党的正确政策，没有工人阶级

的信任。就没有而且不能有党的真正领导，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45页。《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6页。

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共产党员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能争取到千百万非党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胜利。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主义问题》，第501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4页。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第147页。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底经验，是永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底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第147页。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

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列宁主义问题》，第 372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74 页。

列宁教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第 598 页。

党要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培养接班人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71 页。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69 页。

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2页。

我们的任务在于紧紧保持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来培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就成为革命军队的领导人物。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2页。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693—694页。

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培养党的领导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五年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比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要容易得多。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书本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书本可以帮助人们进步，但它本身培养不出领导人。领导工作人员只能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只有把新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让他们担负全部领导重担，我们才能培养出在目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接班人。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8页。

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生动的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取得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第583页。

我们党的俄罗斯部分在第一个发展时期的基本任务是造就干部，造就马克思主义干部。这些马克思主义干部是在我们反对孟

什维主义的斗争中造就和锻炼出来的。

斯大林：《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 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57页。

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总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出席政治局各种会议，阅读中央各种文件，能够成为忠心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620页。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100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在我看来，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5—616页。

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

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45页。

任何知道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伟大的社会变革要没有妇女的酵素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致库格曼书信集》，第75页。

当我们取得政权时，一定要使妇女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被选为代表，发表演说，这里的教育部门已在这样做。去年11月，我把自己的七票全都投给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所得的票数比七个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多。其实，在这里的教育部门里，妇女的特点是：说得非常少，做得非常多，平均每一个妇女的工作等于三个男人。

恩格斯：《致伊·鲍利(1877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34页。

我们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女工多多地参加公共企业和国家的管理。

在管理中，妇女很快就会掌握业务，赶上男子。

列宁：《致女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9页。

集体农庄中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轻视妇女，甚至讥笑妇女。可是，同志们，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妇女占人口的一半。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运动已经把许多卓越的能干的妇女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只要看一看这次大会，看一看大会的成员，就可以看出妇女早已由落后者上升为先进者了。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这支力量就是犯罪。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集体农庄中的妇女前进，运用这支力量。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主义问题》，第502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5页。

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

列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第11卷，第338页。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们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主义问题》，第503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6页。

我们只能前进，随时提拔年轻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安置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2页。

在我们国家里有成百成千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竭尽全力要

从下面冲上来，以求把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入我们建设事业的总宝库。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坛“名人”的自负、我们某些组织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以及同辈的嫉妒(……)压抑下去。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穿这堵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

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3页。

教育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教育并不是要这样。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被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5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4页。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看过去的东西，停滞于过去的东西，停滞于陈旧的东西，而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

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绝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配合起来，把他们结合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一个总的乐队中的方针。（鼓掌多时）。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 695 页。

（二）共产党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

党需要最有经验和极高威信的革命领袖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50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72 页。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0 页。《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31 页。

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198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页。

党的领袖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

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列宁全集》第9卷，第98页。

革命领袖的职责是引导群众走向革命，是在工人武装和德国革命的影响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错过时机。

列宁：《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列宁全集》第30卷，第18页。

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224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50页。

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列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4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450页。

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

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1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4—42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4—225页。

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7页。《列宁全集》第2卷，第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

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7页。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列宁，也只有列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锻炼有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正应当在这里来找。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9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

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55页。

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一九〇一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

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页。

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页。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捣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五十多年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捆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撕破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经验丰富的倍尔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面临的伟大斗争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抨击没有远见的和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种斗争的意义，在这场革命斗争中，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

列宁：《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16卷，第309—310页。

党要坚决保卫革命领袖， 驱逐修正主义的变节领袖

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

时间。

列宁：《政治讹诈》，《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1页。

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

列宁：《政治讹诈》，《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0页。

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

斯大林：《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33页。

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首领者。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者”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强性和稳固性，——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嗤之以鼻。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31—332页。
《列宁全集》第5卷，第431—432页。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4页。

如果领袖代表的不是走在先锋队前面而是落在它后面的、最落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情绪，那就不需要领袖了。既然这些领袖这样毫无气节地改变自己的口号，他们也就是一文不值的。对他们不能寄予信任。他们将永远是工人运动的累赘和负担。

列宁：《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7—358页。

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中分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们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指责他们是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替某些先进国家创造了垄断的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变节领袖、出现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般家伙，他们只顾自己本行业的利益，只顾工人贵族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多数的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过去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8—199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24页。

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第856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0页。

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书报检查条件下，这种“责备”几乎是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能用来号召德国工人的唯一的形式，他们号召德国工人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77页。《列宁全集》第28卷，第273页。

（三）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

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文选》（上），第243页。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

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7页。

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5页。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已经出现了一种深刻不安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已经引起了革命工团主义的对立的极端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6—357页。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总是始终不渝地在“纠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1页。

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5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0页。

扼杀革命的先生们(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用甜言蜜语把革命拉向后退,从工人代表苏维埃退到资产阶级“单一政权”,退到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

我们应当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前进,从“两个政权”进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并在1871年出现过的公社。

问题不在于走得快,而在于往哪里走。

问题不在于工人是否有修养,而在于怎样培养他们,朝哪一个方向培养他们。

列宁:《〈四月提纲〉的答辩论文和演讲大纲》,《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13页。

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制定计划的路线是,在俄国内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俄国的和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东方被压迫国家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以扩展无产阶级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范围。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中对这个战略计划所作的精确扼要的说明是非常出色的,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斯大林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战略计划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正确地估计了世界革命的动力,而且在于它预见到和促进了以后展开的使苏维埃俄国变为全世界革命运动注意中心,变为西方工人和东方殖民地的解放旗帜的过程。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47页。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

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182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6—7页。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0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级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

“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94页。

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统一,对于一定的倾向必须加以斥责。倾向既然已经形成,那就应当把它揭露出来,进行讨论。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9页。

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页。

一般地说,在敌对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党内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流派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象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斯大林文选》(上),第153页。

也许有人会以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实现党的总路线的工作，在我们党内是平平稳稳进行的，没有斗争，也没有紧张活动。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工作是在同党内种种困难作斗争中，是在同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问题方面脱离列宁主义的各种倾向作斗争中进行的。我们党不是生存和活动真空中。它是生存和活动在实际生活当中，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我们的环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构成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地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如果以为这些阶级的反抗不会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某种反映，那是可笑的。而这种反抗也确实党内有了反映。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

如果不同时和我们党内各种倾向作斗争，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后方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且千方百计阻碍我们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

因此，同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6—307页。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

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3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4页。

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只有为一定的原则、为一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6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而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138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不极其认真地全面地准备好把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去和镇压下去，那末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是荒诞的。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121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226页。

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2卷，第572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页。

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正因为如此，对托洛茨基主义，哪怕是对已被击溃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就是糊涂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阶级。

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435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9页。

我想，无产阶级党内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11页。

战前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八十亿到一百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五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最大中心城市的文化，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设立千百种好差事。哪里有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2页。

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84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1页。

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结论就是，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页。

修正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在离开大会的时候,应该下定最大的决心,把各个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329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才扬名(臭名)全世界的。

列宁:《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2页。

露骨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内阁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和平主义的口号,来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联盟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的

一切政治活动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8页。《列宁全集》第23卷，第80—81页。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列宁主义问题》，第235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4—195页。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大大加强。而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列宁主义问题》，第235—236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列宁主义问题》，第239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9页。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就会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资本主义分子放肆起来，使资本主义复辟或象列宁所说的“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机会增多。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2页。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是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不能反对风行一时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浅，毫无气节。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列宁：《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2页。

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

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4页。

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页。

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期间,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存在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怀疑,机会主义代表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78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9页。

在危机时期(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各种危机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支持、有时还受他们直接指挥(这点特别重要!)的大批机会主义者,跑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背叛社会主义,危害工人事业,葬送工人事业。在任何危机中,资产阶级总是会帮助机会主义者,不惜采取极端非法、极端残酷的军事手段来镇压无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有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

公开同盟者。在我们经历过那些事件之后，谁不了解这一真理，谁就是不可救药的人，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培植起来的，它采取秘密的方式，迎合革命工人，盗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鲜明的原则性的界限。容许这种机会主义在自己队伍内存在的政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类型的社会党。

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1卷，第90—91页。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已经完成了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与本国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卑鄙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拥有独占合法刊物和欺骗群众的垄断权。所以，如果到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现象，那是很荒谬的。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4—105页。

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象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第479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0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

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象，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3页。

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列宁主义问题》，第312—313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页。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吸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

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费·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3页。

当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就来钻空子，这就是那些蠢货和坏蛋惯用的伎俩，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

这就是目前情况的梗概，也是拉狄克的所作所为(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能凭他本人的自吹自擂，而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您还记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真理吗?)。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9页。

我决不在政治上让人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你们想交锋吗？请公开干吧。而拉狄克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背地里煽动一些年轻无知的猪仔们，自己却躲藏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后面，真是无耻之尤。陷在梯什科泥潭中的最可恶的人……也没有他那样会投机取巧、卑躬屈膝和暗中捣鬼。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2页。

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借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4页。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三代表会议 结论》，《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节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紧缩身子，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分裂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役制。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690—691页。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4页。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

我们必须如实估计形势并最好地利用形势。当保尔再来办报时，他将奋勇战斗而不会再灰心丧气地说什么“不要去抵抗潮流”。没有人要求他去阻挡潮流。但是如果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9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40页。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了，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揭穿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社会主义中两派的斗争，必须充分考虑这个斗争的问题。

列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3页。

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屈从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

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抗“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同群众“在一起”，即屈从于共同的狂热，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要“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混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造成护国主义狂热的条件之一。轻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35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35页。

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是重要的和迫切需要的呢？显然是在立宪幻想盛行一时、能够而且实际上已经带来很多坏处，并且使一切“小人物”都被迷住的时候。……当时只有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逆流而进，不断同立宪幻想作斗争。

列宁：《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1页。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4页。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
11页。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
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洛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第208—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13页。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
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2卷，第217—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24页。

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
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
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
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
答复。……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
私敌。

恩格斯：《在马克思幕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575—5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第376页。

在数不胜数的准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给自

已打开了一条通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怕同那许许多多善人君子、激烈的革命者反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0页。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这是从一八九三年开始的。庸人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讲“和平”。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8页。

祝贺科学繁荣，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并善于为科学利益而利用这些传统，但他们仍然不愿作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鼓掌。）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能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这样的科学勇士像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鼓掌。）请回想下一九一七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状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

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鼓掌。）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科学勇士的典范，他大胆地进行斗争反对陈旧了的科学，并为新科学开拓道路。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1938年5月17日）《斯大林文选》（上），第174—175页。

党的领袖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份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秘密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资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克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54页。

因此，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他们的活动对无产阶级却有伟大的意义。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〇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〇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

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

在一百一十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

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正确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臭尸。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6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56页。

（四）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它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75—476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114—115页。

工人阶级抱有最崇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列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8卷，第5页。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22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1页。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

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0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象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

要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简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这样的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

^① 原译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改用新译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编者注

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7—118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2—3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8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页。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3页。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7页。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

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 to 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页。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1—24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2—443页。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这项任务是长期的，……显然，从大机器生产的条件来看，全部工业不经过这样的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始终只是一大堆法令，始终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系，始终只是帮助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统治的救星，始终只是对

世界各个强国的一个榜样，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基础的。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

列宁：《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页。

电气化将使俄国得到根本的改造。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实行电气化，会最终奠定我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奠定没有剥削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基础。

列宁：《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6页。

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资本有力量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第749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91页。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8页。

“蒸气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

我们必须给新的经济建设造成新的技术基础。这个新的技术基础就是电气。……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3页。

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并不是要说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有怎样一种政权，也不是要说明如果我们认真地实行国家电气化，就等于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

列宁讲这句话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不过是要说明，要走向共产主义，单靠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要走向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必须使国家电气化，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大规模的生产，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列宁的这句名言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通过电气化走向共产主义。

斯大林：《答库什特谢夫》，《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8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计到在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许多倍。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8页。

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

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所必要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第586—587页。

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谈不上平等,就不能不加以防备,以免帮助了资产阶级。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2页。

如果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来说,那末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来,只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

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假如不是少数几批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此，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1—22页。

“在世界革命以后”，当我们的建设工作百倍加强的时候，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集团势必消失，变成土地和工厂的劳动者，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将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将逐渐变成一个融合物，变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变成一个由过去是工人和农民后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90页。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 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 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3. 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3—54页。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

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456页。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63页。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细”工间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7页。

马克思主义只是说:在阶级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们的第一需要,变成社会谋福利的自愿劳动的时候,人们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每一个人一方面按自己的能力

① 原译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改用新译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编者注。

来劳动,另一方面将按自己的需要来领取劳动报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4—105页。

只有将来创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由社会方面所得的劳动报酬,不是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而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斯大林文选》(上),第77页。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第586页。

^① 原译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改用新译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编者注。

出版通讯

专辑

成本费: 0.79 元